近思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思錄

(三)

朱熹編
張伯行集解

近思錄卷六

家道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爲己之學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弟子之職。乃養正之事。故必端其本行。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皆是。倫常之所當盡者。隨時隨處。力而行之。或有餘裕。當閒暇之時。則留心於詩書六藝之文。以博其義理之趣。然亦正所以廣其見識。養其性情。爲力行地耳。非別有他事也。苟不修其弟子之職分。而汲汲於辭章記覽之學。適足以長其浮夸驁外之習。便非切實爲己之學矣。後世教弟子者。本行未敦。卽以科舉之文期之。是當成童而志趨已敎壞了。何怪乎聖學之日遠也。程子卽論語之敎弟子而重致叮嚀。朱子於家道中首列此條。無非以聖賢望人。誰無弟子。而使之競逐時趨。以汨沒其根器。則亦非盡弟子之咎也。

伊川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此因孟子稱曾子之孝而申言其義。明孝道乃人子盡分之事也。古來善養志者必推曾子。然孟子稱之。祇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則雖以曾子之孝。孟子未嘗謂其於孝有餘量也。蓋人子之身。卽是父母之身。人之自養其身。未嘗以所能爲者爲身不當爲之事。以子事親。又安得以子身所能爲者。爲事親不當爲之事。所以古來之純孝。祇有事父未能之心。初無當然已盡之意。誠以孝道之大原。無處說得起也。然則如曾子。然後可以事親。而未能如曾子。皆其不可爲子。不可爲人者也。普天下子舍中所當爲者何事。所能爲者何事。但求盡其分內亦足矣。

伊川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此釋蠱卦九二爻辭也。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蓋言子之於母。本以恩勝。平日當柔婉巽順。輔佐而開導之。使合於事理之當然。乃爲善事母者也。若不能巽順。反致壞事。則是子不善輔導之罪也。此九二之於六五。爲子幹母蠱之象。而聖人不能不爲之斟酌其宜者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子於母蠱。其不得不思所以幹之者。理也。亦情也。然將奉而順承之。抑豈無道以善其後乎。若直行己志。恃其剛陽之道。遽然矯制而拂逆之。則傷母子之恩。所害於倫理大矣。亦安能入母心而化之。是在屈抑自己之氣。低下其意思。巽順相承。潛移默化。有以喻之於道。使之感悟。而身終處於正。事究歸於治。而後此心乃安耳。子之於母所當盡者如此。彼剛陽之臣事柔暗之君。其不可直遂而務盡其婉轉匡救之道者。義與此正相近。九居二上承六五而得中失正。故取象如此。而戒以不可貞也。

伊川曰。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此釋蠱九三爻義也。蓋幹父之蠱。當以承順爲主。九三以陽之德。處剛之位。而在下之上。不得其中。乃剛之太過者也。過剛則爲拂逆之病。其小悔所必有。然猶在巽卦之體。不可謂無巽順之意。巽順者。所以事親之根本也。且以陽居剛爲得正位。故无大咎。但既小有悔。則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不相侔矣。幹蠱若九三。亦非可謂善於事親者也。

伊川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古今莫難於齊家。而家之所以齊者。分與情耳。分之不嚴。則尊卑長幼。不能各安其所。而家道棄矣。情之不親。則愛敬綢繆。不能相通。無閒而家道乖矣。故必正倫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後大小相畏。上下相維。而家道以正。家運以興。又必篤恩義。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有肫然不可解之至情。然後天合者不拂。人合者無違。而家道以和。家聲亦振。家人之道。孰有踰於此乎。

伊川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此見處家之道。不可無剛方之意也。人之處家。所與朝夕者。無非至親之人。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抵動於情之不能已。而禮法之嚴。在所不拘。是以情勝禮也。出於恩之不忍薄。而義理之正。或所不計。是以恩奪義也。惟剛方卓立之人。自能至公無私。不以一偏之愛。失其至正之理。故家人一卦之爻。大要以剛陽爲善。觀聖人所繫辭可見矣。

伊川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此釋家人上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上九爻辭。有孚威如終吉。是謂治家之道。當有威嚴之意以行之。則整齊嚴肅而終吉。而夫子繫彖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乃言欲嚴以治家。當先嚴其身。如視聽言動。與應事接物。皆必恭敬自持。以爲一家之率。然後一家之人畏而服之。而家可齊。若威嚴之意。不先行於一身。則一家將怨其拘束之嚴。而不服其整齊之教矣。大學言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亦言家之本在身。正是此意。

伊川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

也。此釋歸妹九二及小象之義也。歸妹九二爻辭言利幽人之貞者。乃陽剛得中。能堅守其幽閒貞靜之德。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褻玩狎習爲故常。故以貞靜之德爲異而反目之以變常。不知貞靜乃夫婦常久不易之道。故孔子繫彖特表而出之曰。未變常也。所以明幽貞之可貴也。

伊川曰。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夫婦人倫之始。天地之大義。父母爲兒女擇婦擇壻。亦人情之常。但世人往往欲嫁其女。則必鄭重詳愼。擇其快意者而許之。至於爲兒娶婦。又多因循苟且。忽於選擇。竟有不知其賢否而遂訂之者。何其昧於難易輕重之分耶。夫男子在外言辭晉接之間。其品行猶易見。女子居內。閨門幽邃之中。其德性則難知。且娶婦所以承宗祧。古人有以婦之賢否。卜其家之興廢者。其所係甚重。寧可輕易不擇哉。此伊川所以重爲之戒也。

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父母俱存也。言人子初生時。正是父母鞠育艱難之日。人若既無父母。則此日更是人子念親彌切之日。故當倍加悲傷痛悼。更安忍置酒高會。張樂娛賓。以自博快樂。此惟父母俱存稱具慶者。或假此日爲嬉戲娛親之事。則庶乎可耳。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行狀。明道先生之行狀。伊川所作也。行狀言明道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或人不識其義。故以爲問。而伊川答之。蓋性命者。天人賦受之

理。孝弟者。人倫全盡之稱。性命無處見。於倫物上見之。後人不知其同條共貫。便將性命看得太深。別作一般道理說了。其實人所受謂性。天所賦謂命。徹之於事。則爲事親從兄之道。而謂之孝弟。只是合一統貫底事。就孝弟中盡到無憾。卽是盡性至命。如仁義本性中所具。而命於天之理也。親親卽所以盡仁。敬長卽所以盡義。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誰謂盡性至命。不自孝弟中見之哉。

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此又類而推之。以明此理之通一無二也。如灑埽應對。乃事之至麤淺者。論其道理。卻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雖性命是本。灑埽應對是末。而本卽寓於末之中。末卽通乎本之原。無有本末也。雖性命爲精。灑埽應對爲麤。而精必由麤以見。麤亦得精以傳。無有精麤也。卻因此理不明。被後來之人穿鑿言之。便把性命別作一般窮高極遠話說。使人竟謂性命無處窺尋。故舉孝弟以示之。是就人最切近者言耳。若論道理統貫。卽灑埽應對。亦無不本於性命。何況孝弟爲人根本事乎。

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盡性至命。既本於孝弟。則有孝弟之人。宜無不盡性至命矣。然今時非無善事父母兄長。可稱爲孝弟之人。而究不能盡全所受之性。以徹乎所賦之命者。此由其天性本厚。學問功疏。故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其道。有如孟子之所云耳。其實與性命之理。未嘗不暗合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

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第五倫。漢時人。字伯

魚爲人長厚誠篤。人有問之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或疑其自謂私者。未必是私。伊川據理答之曰。公私之辨甚微。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意較計。方謂之公。如倫所言。不待論其安寢與不安寢。方謂之私。只就其有意不起。有意十起。便是私也。子疾既關切。何得不起。不起者。畏人議其私也。兄子之疾。亦同關切。又何必十起。十起欲人見其公也。卽此畏人議私。欲人見公。便是私意。蓋父子之愛。本是天理。人情之至。才著些少意見。周旋做去。卽是私。卽與渾然天理之公不合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或又疑倫之異視己子與兄子。亦未謂不是。因問人情之視己子與視兄子。原亦有閒否。伊川曰。聖人立人倫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既謂猶子。則亦何得以有閒視之。蓋分形雖微有閒。而視之之情。其親愛原不當以有閒分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閒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

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或又疑父子主恩。原屬天性。卽視兄子有閒。雖私亦不害其爲公。故問天性自有輕重不同。疑若有閒。是有差等。伊川曰。天性本是至公的道理。只爲今人滿腔是私意。遂以私心看卻天理。謂雖存不害。其實不然。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見得子之事親。由於天性而不容自已。故言父子天性。若統論道理。卽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是本天而出。卽有此數倫。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無廓然大公之心。小看卻這些倫理。不能推其本原所由來。故不知其皆出於天。皆性中所固有。故如此分別爾。且如己所生之子與兄所生之子。所爭差曾有幾何。固同出於父。均爲父一氣之親也。只爲兄弟不能無分形。故以兄弟爲手足。究之手足亦合而爲一身者也。人多以形既有分。故親愛乎己之子。更篤於兄之子。不知己子爲父之一脈。兄子亦爲父之分脈。既知天理之愛。其爲當愛則一耳。異而視之。甚不是也。又問若己子兄子之愛。不容有閒。則聖人必不有分於其閒矣。乃孔子以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擇其賢者以避薄兄之嫌。以己之子妻公冶長。取其稍遜者。以遠自私之嫌。若非有閒。何必委曲如是。伊川曰。此亦在己先有私心。故以此窺測聖人。遂看差了當日情境耳。在聖人固無此意也。凡人行事畏人譏議。遂存避嫌之見者。以在內之道理未眞知實得而有所不足。故自己信不及。恐他人亦不之信。是以不能不費周旋也。若聖人至公無我。如青天白日。人人共見。何嫌何疑。而更有所避乎。大凡嫁女亦自有嫁女之道。當各量其才之高下而求配。設或兄之子才不甚美。則必擇其才之相稱者以爲之配。必不盡取於賢可知。或己子之才原爲甚美。則必擇其才美之配。方爲相稱。又不妨擇取於賢者可知。豈必委曲周旋。求免口實。以避嫌而礙於嫁女之公耶。避嫌卽是私意矣。今試縣而度之。若孔子事。或是年歲之多少不相同。或是議配之時有先後之異。皆不可知。何可執其事迹。以泥其親疏。較其厚薄。如以孔子之妻己子與兄子謂避嫌而然。不惟無當於當日事情。幷大不是觀聖人見識矣。如避嫌之事。稍有學問。若賢人之詣且不屑爲。況聖人天理渾然。意見盡融。而乃有如此泑濫乎。知聖人之無私而不避嫌。則第五倫之不起與十起。皆太著意矣。其不得謂之無私明矣。

伊川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此言人當敦友于之誼也。蓋人於兄弟。同爲父母所生。原屬一氣之分。自宜相親相愛。而今人多不知之。何也。且如閭閻小人。卽一衣食之細。必先以奉父母。是乃天性之良。發於自然。見得父母之口體爲重。而不敢私之於己。雖至父母所畜之犬馬。亦不敢輕待焉。況兄弟者。固父母之所生。而與我同胞。所以愛之者。尤宜無所不至矣。乃自分形離體以後。天性日漓。私意日熾。視父母之子。反輕於己之子。甚至相殘相害。其與讎敵何異也。舉世若此。迷而不悟。亦惑之甚矣。人誠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於兄弟之間。式好無尤。庶不愧爲名教中人耳。

伊川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此戒人以敬身謹疾之道也。人以敬身爲重。節飲食。愼起居。勿致有病。此其要也。不幸病臥於牀。而不知醫道。委之庸醫之手。則脈理不明。證候不的。必至誤治而有傷生之患。夫此身上承父母。下係子孫。乃以病體寄之庸俗之醫。而死生存亡俱未可知。承先啓後之謂何乎。故比之不慈不孝。未爲過也。若事親者。以親身爲重。亦不可以不知醫。蓋知醫則朝夕奉侍。於寒暑陰陽。必能時其衣服飲食。設或有病。亦能斟酌良醫。以善其調理。而不至爲庸醫所誤。然則以醫書爲人子之須知。豈誣也哉。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此見程子之於葬禮有以自處。亦有以處人也。周恭叔。程子弟子。主客者。主待賓客之事也。葬父凶

事也。人子方在哀戚之時。客之來會。必其皆有關切之誼者也。此時但當信弔奠之儀。安可爲燕飲之事。乃有向主客之人而欲酒者。其悖禮甚矣。故恭叔以告。而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蓋彼不知禮法。而自陷於非禮之惡。已爲可憫。我知而順彼之欲。則彼之惡。乃我陷之也。故不與之酒。而主客俱兩無憾矣。世之人有事於葬親。乃置酒高宴以侈美觀。而爲客者亦習爲固然。風俗移人。莫知其悖。聞程子之言。可以少警矣。

伊川曰。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人家生子而置乳婢以養之。大抵皆出於不得已之事。或自己不能自養。必使人代養。亦所不免。然以一母養二子。勢不能無所妨。若使專食己子。恐致殺害其子。此大非道理之宜。必不得已。當再置乳母。以二子之乳養三子。則以一子分給於二子之餘。彼此兩全。足以備他端不虞之事。即或乳母有病且將死。亦有他婢而不爲害。又不至以食己子之故。而殺他人之子。但此中多有所費耳。如此則於不得已之中。善全其道。亦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宜若是。若不思所以善全之。設不幸以己子之食。殺他人之子。其害於仁道孰大焉。

先公大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

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

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此程子所作大中公及侯夫人合傳也。大中公至公無我。前後以恩例五得任子。皆以均諸父之子孫。又盡力嫁遺孤女。俸錢則分贍親戚之貧乏。奉養伯母甚恭且至。至其從女兄之寡。亦迎以歸。並教養其諸甥甚篤。卽其寡甥女。亦體女兄意取歸而嫁之。其於內外周親。亦極恩意之備至矣。官卑祿薄。而克去己私以爲義。可不謂難歟。既慈恕復剛斷。故雖幼賤之人。猶欲體恤其心而過犯之舉。則未嘗寬焉。他如左右使令之輩。其飢飽寒燠。體察必周。古之所謂寬嚴互濟。恩威並至者。先生有焉。夫人侯氏。孝於舅姑。必敬必戒。以相夫子。故相待如賓客。亦賢內助也。觀其謙順自牧。事必稟而後行。殆所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至於仁恕寬厚。撫庶子如己出。視孤叔均於己子。治家整肅。遇奴婢以恩。不爲子掩過。不以愛慈而有姑息之教。是以謹其步趨。戒其飲食。嚴其惡言。懲其爭忿。無非教子嬰孩之意。使之習慣以成自然。而又擇師友以教之。延賓客以成之。若夫人可謂善於教子者也。乃若閨房之出入維謹。筆墨之流傳是戒。尤其律身以禮法而揆諸內則。無一而不合者。夫是以相夫子以齊其家。而家道以正。其養成明道伊川之德器。以繼孔孟之傳也宜矣。

橫渠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事親所以盡子之道。奉祭所以達己之誠。此二事豈是人可以代的。事親必親爲之。而後飲食起居。得竭其承歡之情。奉祭必親爲之。而後儼見愾聞。得致其如在之意。若使人爲之。則孝心不能以自達。誠敬不能以自通。此孝子所以有不遑將父之悲。聖人所以有祭如不祭之憾也。

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此見爲子之道當以順親爲要也。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順親者。悅親者也。古今惟舜爲盡事親之道。而有不悅者。只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之故。非舜無以悅之也。若中人之性。其愛惡未必大拂乎人情。苟略無甚害於義理。尙有可從之道。姑必順其志而爲之。不必過執己見。以傷親之心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順親之道非一。卽親之朋友往來。亦足以爲悅親之端。如親之平日故交舊友。有意氣相投爲所喜者。時常聚首談心。亦晚景之快事。爲子者當極力招致之於家。以悅親之志。凡於父母賓客之來。其奉之也必極盡其力。經營取辦。不可計家中有無。以貽吝嗇之羞。然所以盡其奉養者。又須委曲行之。示以優裕。使不知其出於勉强之艱。勞苦之力。苟使見其子之所以爲此奉者。原有不易備之數。則親之心亦有所不安矣。不安則烏能悅乎。此養志者所以必盡其道也。

橫渠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此釋詩斯干之辭也。斯干之詩有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乃言凡人之爲兄弟者。宜相和好。不要相學而效其不和之所爲。猶者。相似之義也。凡人之情大抵所患者。在我如是而施之。而彼未必如是以相報。則因之輟其所施。故恩愛之情不能終篇而不衰。豈知兄弟之恩本出於性情之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不要彼此相視學其所爲。其報不報俱可勿計。但盡其在己而已。式好之情施之而

已。朱子曰。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愛其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故式相好無相猶之詩。張子甚喜其言之有味而釋之也。

橫渠曰。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論語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張子以爲常深思此言之旨甚切當而不可易。人不從此實用工夫。則不能修身齊家。未出門庭。於事便多阻隔。向前許多事皆推行不去。蓋至親至近。莫如夫婦居室之閒。此而能盡其誠敬。何處不是此誠此敬之推。非然。則無以對至親。何論及疏。無以通至近。何論及遠。故最要緊者莫甚於此。而存誠主敬。須從此著脚。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亦是此意。

橫渠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此言御婢僕者須時常警策。使之勿怠勿惰也。提掇者。提醒而點掇之也。婢僕初來之時。本欲自獻其忠勤以示可用。故常懷勉勉敬愼之心。若在上之人所提掇更嚴。則彼亦愈加勤謹。或縱而慢之。則彼將棄其初來之本心。久而便習懶以成性。若出仕之人。亦是如此。入治朝則在位多君子。紀綱整肅。不得不勉勉以赴功。故德日進。入亂朝則在位多小人。法度廢弛。遂亦因循而自墮。故德日退。然則德之爲進爲退。只觀在上位者有可學與無可學之人耳。仕者且然。況婢僕輩乎。

近思錄卷七

出處 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程子釋蒙彖傳意也。蓋蒙卦九二。上應六五之童蒙。是爲人君純一不雜。虛中以受之義。時亨而行。爲得其中。非干進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耳。豈可自求於君。苟自求之。則君不求我。而我輕身以枉道。彼且將有所挾以傲我。安有信用之理。古人所以守不見之義。必待人君內致其敬。外盡其禮。而後往見之者。非故自尊大也。道在我則我爲有德者。人君欲有爲於天下。必需道德之佐。而不致敬盡禮。如是則其尊德樂道之心未至。安足與有爲哉。故惟蒙九二爲剛中。而孟子亦云。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賢者知所以自處也。

伊川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此程子釋需初九象義也。需須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道之常也。初九以陽剛在下。安靜自守。雖有上進之志。而遠居於郊。其心恬然若將終身。是謂能用其常久之道。彼未進而志先動者。躁也妄也。豈能安其常哉。孔子曰。我待賈者也。其對哀公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與此意互相發。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伊川易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此程子釋比彖辭也。比。親輔也。原。推原也。筮。占決也。原筮云者。指來筮之人而借言之。令自推原占決也。大凡人相親比。必有其道。不可妄從。苟非其可比者而比之。則爲非道。而有悔咎。故必自爲推原占決。得有元永貞三者之德。乃所謂可比者也。元有君長之道。言可以宗而主之也。永者可常久。言其終始如一。無凶終隙末之禍也。貞者得正道。言以道相合。而非邪媚諛說之私也。有是三者則得其道。無是三者則非其道。上之比下。下之從上。皆要審度。然後可以無咎。否則有不勝自失之悔者矣。人可不愼所比哉。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伊川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此程子釋履初九爻辭也。履之爲卦。有往進之義。初九陽爻。得正素行之修可知。故發軔之初。率其素而行。卽可无咎。而程子發明之。以爲人當貧賤不能自安。則諂屈媚人。違道苟合。必不能守其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之節。其進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倖而得之。量淺則驕。器小則溢。必至之理。蓋貧賤而移者。未有不富貴而淫也。所以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賢者則不然。夫賢者之學。出處二端而已。當其處也。安其貧賤之素。不貪躁而妄動。如莘野之樂。陋巷之樂。若將終身。及其進也。則將以堯舜其君民。爲禹稷之飢溺。所謂達不離道。驕溢之志。於何而生。故得其進。則利有攸往而无不善。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賢者之進。爲行道計。非爲欲貴計也。人止一心。心無兩用。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胸中。則欲貴之心居其勝。而道必不可行。豈能安履其素。每見近世士大夫。初終作兩截人。論者譏其變節。而不知其素履然也。向特未有驕溢之具耳。

伊川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此程子釋否六二爻象也。身之否亨。隨乎時。道之否亨。由乎己。大人以道自重。故當否之時。小人羣集。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黨。身雖否而道無否。此大人之所以否亨也。若不以道自重。惟身是謀。枉道以進其身。則道否矣。雖身之亨。曷足貴乎。

伊川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此程子釋隨六二象義也。人之所隨。邪正是非。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蓋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五陽在上。丈夫之象。初於二爲近。五雖正應而遠。六二陰柔。則見理不明。持守不固。又陰性躁急。不能自守。將苟且以自比。其勢必遺五之遠。而就初之近。安能兼與之乎。易之取象如此。以此戒人當擇其正者而從之。專一靡他。得此則失彼。不能兼亦不可兼。非苟焉而已也。垂戒深矣。

伊川曰。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此程子釋賁六二爻義也。君子不以富貴在外之物爲榮。而以守節處義爲榮。世俗則反是矣。故易於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蓋賁之爲卦。離下艮上。初九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賁其趾。取居下之義。所以寧舍非分之車。而安於徒步者。由其取舍審於義利。不以世俗之所貴爲貴耳。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易傳曰。士之自高尙。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此程子釋蠱上九爻義也。蠱之上九。以陽剛之才。超然人世之外。有不事王侯之象。高尙其事。如孟子言尊德樂道之意。程子取而發明之。以爲高尙亦非一道。各隨其時。各因其品。其有道德積躬。懷抱非常。而與時未合。且高潔以自守者。朱子註云。如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此一道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其有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者。朱子註云。如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一道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其有量在己之能。度爲下之分。自安貧賤。不求聞達者。朱子註云。如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所謂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又一道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其有清風介節。於天下事一切不屑。而以潔身爲主者。朱子註云。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謂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又一道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尙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之數者時地不同。品格亦異。如可以守而守。可以退而退。其人固無遺議。若一意不求知。不屑天下事。亦未免所見者小。而不能無失。然雖有得失小大之殊。要皆高尙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以其進退合道。不爲事物勢分所侵亂。是可法而則耳。若夫潔身亂倫。以爲高尙。則聖人亦何取乎爾。

伊川曰。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此程子釋遯彖傳意也。遯。退避也。爲卦乾上艮下。二陰浸長。君子固當知微深戒。見幾而遯。以避小人之禍。然乾剛在上。九五當位。而下有中正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故聖人之意猶未遽已。而有與時消息。欲行其道之心。但未能大正而利於小而貞耳。按朱子本義。小指陰柔小人而言。謂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其勢將盛而侵迫於陽也。說與程子異。然易不可爲典要。二說兼存而義始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閒。强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聖賢之於天下。未嘗一日忘也。遯雖非可以有爲。而爲道將廢之日。然天下事苟非大敗壞而不可救。安有坐視之理。必區區致力。幸陽之未盡消。陰之未盡長。而思所以維挽之。此謂陽也。彼謂陰也。强此之衰。扶陽而伸君子也。難彼之進。抑陰而遏小人也。凡以圖其暫安。如孔子當周之衰。浮海與嗟。思遯早矣。而東西南北。轍不停軌。卒老於行。孟子於齊梁之君。屢惓惓焉。至於三宿出晝。交際不卻。豈非苟得爲之。卽屑屑欲爲者乎。三代而下。如王允謝安。雖非聖賢之比。而允值漢之季。蠆卓擅政。安值晉之亂。王敦桓溫相繼叛逆。力任其艱。盡心匡扶。皆略得聖賢小利貞之教者也。

伊川曰。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程子釋明夷初九爻義也。夷。傷也。爲卦離下坤上。離火之明入坤之地中。明而見傷。曰明夷。初九傷猶未顯。人不及察。

處之甚難。非見幾之明者。不能避之早而去之決。故其爻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蓋以初之德言。則爲陽剛之君子。以初之時言。則爲明而見傷之始。以初之位言。則爲有可遠避之義。故寧三日不食。不可以不行。寧主人有言。不可以不往。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所謂俗之疑怪者。指爻中主人言之。主人謂四爻。初與四應而先去。四必怪其潔身之太早。然君子不因有言而遲疑其行者。衆人多見於事後。君子獨炳於幾先。若俟衆人盡識。則已傷而不能去。如醴酒不設而穆生去楚。以申公白公之賢。猶且非之。況衆人乎。其後卒有受胥靡之辱。欲去而不得者。豈非明證。

伊川曰。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此程子釋晉初六爻

象也。晉。進也。爲卦坤下離上。當明盛之時。可以出而仕矣。然初六以陰居下。筮仕旅進之始。而應不中正。必有從而擠排之者。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於中心。尊德樂義。盡其在我之守。以雍容寬裕處之。無急於求上之信。此君子處進退之道也。若求信之心切。則其始也將汲汲以失其守。而行已未必守其正。其繼也且悻悻以傷於義。而居心未必處於裕矣。故爻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摧。挫折也。貞正也。孚信也。裕。寬裕也。貞以行言。裕以心言。所行者正。庶乎見信於上。而可以獲吉矣。設猶不信。亦當處以寬裕之心。然後進退不失其正而无咎也。

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聖人垂教之切如此。讀其辭可以知其義矣。又恐後之人有所不達而以爲概

宜寬裕則在位必將怠慢廢職反失事守故特叮嚀之曰裕无咎者未受命也言初在晉始未有官守之命則未任其職所以進退綽有餘裕若有官守而上不見信動多猜嫌事輒掣肘安能不失其職則不可一日居以速曠官之罪此又爻辭言外之意也然事非一槩久速惟時亦容有爲之兆者要而言之未受命則以寬裕爲无咎當職任則以廢職爲失守固理之常然事非可一概論也可久可速不失其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所貴知幾之君子神而明之以變通乎大易之教則善矣

伊川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暌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此程子釋暌六三象義也爲卦兌下離上水火之性既已相違中女少女之志又不相同是以易至於暌如三之應上志非不專而介於前後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以致上九之猜很致有髡劓之傷然天下惟以不正合者其始雖合久亦必離若正應則有終合之理故其象曰无初有終言邪不勝正事久則疑自釋也是故賢智之處於世惟順其理之自然而安行無事知其幾之必然而固守不惑則心安者身亦必安有守者人亦必不能奪其守否則違乎理昧乎幾毋論必不得合即合亦非其正而必至於離則何益矣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此程子釋困卦大象之辭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困之爲卦坎下兌上水下漏則澤上枯正困窮之時君子於此苟盡防慮之道而得免於困焉則亦幸矣如不得免亦命之當然也則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方爲善處困之君子蓋無一毫計私避害之心雖死亦所不恤而一以行義爲主身安道泰志固遂苟也殺身成仁志亦遂也何則命者氣數之適然義者天理之當然志不在沽名志不在任性義所當行則必行斯爲義命合一之學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隕穫。顚隮也。不知命則不能行義。禍患方來。逡巡退卻。中情回惑。其初止爲恐懼於險難。而繼且前跋後疐。隕穫於窮厄之中。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故遂志惟君子能之。

伊川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此程子因困九四象傳而概言之。以爲寒士之妻無慕富之理。弱國之臣無遠去之義。惟當各安其正而已。蓋困之初六。乃九四正應。但九四以陽處陰。爲不當位而不能濟物。有寒弱之象。究是正應。於義在所當與。不可不從。故象傳曰。雖不當位。有與也。若以其寒弱棄之。貪慕九二之剛中。喜其近己而有欲從之志。則是擇勢而從。乃惡大莫容。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昔曹爽之妻夫亡。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曰。仁者不爲盛衰改節。義者不爲存亡易心。可不謂賢乎。

伊川曰。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此程子釋井九三爻義也。渫。水不停汙也。九三以陽剛之德。居下之上。未爲時用。爲井已渫治清潔而不爲人食之象。猶人有才智不見用者。以不得行於時爲憂惻也。夫君子出處。當以時爲權衡。乃合乎道之中。三有剛德而不得中。但知切於施爲。而以不行爲憂。則與聖賢行藏無心。得用舍之宜者異矣。按朱子本義。行惻指行道之人言。說與程子異。蓋九三自惻則爲躁切。若以行道之人言之。則好善自有同心。故不勝其扼腕歎望也。

伊川曰。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

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此程子釋革六二爻辭也。君子欲出而有爲。必須內度其才德。外度其時勢與其所居之位。然後可以行其德。今革卦離下兌上。水火相息而爲革。而六二一爻。居中得正。則無偏蔽之病。又當離體。其內文明。則盡事理之實。五爲正應。有應於上。則得權勢之資。爻位皆陰。其體柔順。則無違悖之嫌。是故以其時言。當變革之世。則其時可以。其位言。應上得權。則其位得。以其才言。中正文明而柔順。則其才足。無一不善。故曰。處革之至善者也。然必已日而後革者。臣之於君。未可自擅。必待上下盡信。然後革之。謹之至也。卦曰。已日乃孚。謂變革之初。人猶未信。須已革之日而後信。爻曰。已日乃革。謂可革之日。足以自信。而未必上下之信。須已信之日而後革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居心固不可不謹。而行道尤不可以後時。如二之才德當進而進。乘時勿失。故爻曰。征吉无咎。言進則吉而无咎也。若當此時而不進。以行其道。失可爲之時。其咎將安所歸。

伊川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此程子釋鼎九二象義也。九二以剛居中。爲有實之象。如人之有才業。固足貴也。然鼎以有實爲貴。尤以不雜爲美。初爲陰爻。與二比近。恐其雜以疾惡之味。乃非我之正應。而爲我之仇者。二能剛中自守。以上從六五之正應。而初之陰邪不得而雜之。是能愼所趨向。人之有才業者。當如是也。不如是而昧於所往。則必陷身不義。反爲才業所累。故其象傳曰。鼎有實。愼所之也。之往也。苟彧之類。豈非殷鑒乎。

伊川曰。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此程子釋艮六二爻象也。拯救正也。隨從也。艮之六

二居中得正爲止其腓之象腓足肚也而以過剛不中之九三止於其上二體柔弱不能往而救正之不得已而隨從所謂拯之不得而後隨者也位有上下出於君相之措置義當拯隨行乎吾心之可安如處高位者以正君定國爲任則有拯無隨在下位者職之所在則以拯爲義職之所不及則以隨爲義亦有不得拯而後隨者謂本欲行道道既不行而身猶未可去不得不委曲隨從以爲可拯之地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請討陳恒而不可則亦隨之非依阿苟合也所居之位然也

伊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此程子釋艮卦象辭也艮爲山兩山並立有各止其所之象位者所處之分卽所謂所也天下萬事各有其所常人思在位外而反遺乎位之理君子思不出其位則能致專一之思以精求至善之用是謂得其所則止而安者也如行止久速皆有一定不易爲所當止之位或過或不及則非止於其所而爲出位矣況踰越常分據非所據又而出位之尤者可不愼諸

伊川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此釋艮卦上九爻傳也敦厚也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有敦厚於止之象大凡人之止難於終如其始故節移於晚則要其節守失於終則奪其守事廢於久則虛其事皆不篤實之故艮體篤實上爻居終愈久不變見精守定止至善之極功也何吉如之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伊川易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

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此程子釋中孚初九爻象也。孚信也。虞度也。相信之道。當審於始。初九居中孚之始。志未有他歧。中懷无妄。於此度其所以可信者。必能詳審而得其正。是以爲吉。若志有所從。則恐牽於偏繫之私。而好惡成於中。是非淆於外。必易變動而失其所度之正矣。何吉之有。故象曰志未變者堅之之詞。亦危之之詞也。

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屈伸。主之於天。義者。是非可否。斷之於己。賢者惟知已有當然之理。本乎心。達乎事。而因以決吾身之去就取舍。命非所計也。究之所以立命者。卽在盡義之中。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眞知而以安命之說制之。謂命定於有生之初。非我所能爲。則亦不敢越義妄行。乃是以命處義也。語有之曰。義所以賚賢者。命所以安中人是也。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惟命爲中人言之。是以聖賢敎人。勿求富貴利達。未與論義不義。但與計益不益曰。求有道。則不可妄求矣。曰得有命。則不可必得矣。求之無益如此。則人亦知以命處義。而求之之心。庶乎其自止也。苦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若夫知義之賢者。則固不必信於命而後決也。內重則外輕。何嘗有意於必求。借曰求之。其求亦以道耳。祿在其中。亦或有時得之。然必無不當得而得者。其得蓋以義耳。道卽義。道屬天理之自然。義兼人心之裁制。故對求與得而分言之。其實求以道。則得便是以義。無兩意。此所謂道與上文求之有道意異。上言不可妄求。此言揆之於理。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此言素患難行乎患難。而不願其外也。人不幸而遇患難。皆天所命。只有一箇處置之方。所謂義也。義有當趨者。義有當避者。義有當維持調護者。須盡人事

之所當謀。既謀之後。在我無闕。成敗利鈍。泰然安之於命。可也。若遇此等事。脚忙手亂。只管怨天尤人。橫著胸中。念念不捨。究歸何益。夫遇事而不會處置。是無義也。既處置而不放下。是無命也。豈所以處患難之道哉。

伊川之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㫐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㫐。甚少也。此言人之應舉。不可有利心也。朝廷設科。固以開功名之路。士子應舉。止自盡學問之長。伊川之門人。蓋蔡人而來居太學者。此處就試。亦可見知。豈京師無賓興之期。而欲歸蔡鄉舉耶。伊川問其故。乃以蔡人㫐習戴記。爲決科之利。故不憚僕僕欲歸耳。抑思窮經將以致用也。聖賢所垂經世之書。祇爲僥倖梯榮之階。是不知義命而工於謀利者。此心豈可以入道。道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茲則滿腔都是人欲。故伊川斥言之。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因引夫子之論子貢者以罪之。夫以見識之高如子貢。豈如今之規規計錙銖者。一心謀道。復一心謀食。特於豐約之見未忘。不免留情耳。夫財之豐者富也。財之約者貧也。命定之矣。子貢留情其閒。便非篤信於道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命非人所得爲。不怕他不受。只著些計較安排。便是不受。有此心事。志趣不高。把持不定。故有志於道者。要當去了此心也。集註謂子貢聞性天後。必不爲此。大約是早年事耳。夫以家計貨殖。卽不爲聖人所許。況功名儻來。何所加損。滔滔卽士品之卑。貪躁更儒行之賤。近世夤緣巧鑽。蠅營狗苟。奔走若狂。以視歸應鄉舉較量難易者何如。尙可與之入道哉。

伊川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

要如此乃安。此程子欲人心安義理而勿安於所不安也。因引論語朝聞道夕死可之句。以爲道者義理之當然也。聞者眞知義理之當然而造次顚沛必於是也。人苟積平昔研索涵養之功。至於一旦沛然有得。而聞乎道。則一切事理見眞守定。全生全歸。夕死可矣。存得此志。必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蓋棄義悖理。是所不安。偸生苟榮。是安於所不安。聞道之後。無論一日安之有所不可。卽須臾安之亦有所不能。如曾子病革易簀之夕。只須臾耳。必要得正而斃。不肯安於華皖之簀。非矯也。如此乃安耳。是曾子之聞道也。人何不以曾子爲法耶。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大抵人之不能如曾子而安於所不安者。非有他故。只爲未聞道而於實理不曾見得耳。見卽聞也。聞則實見其是非而得之於心矣。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自此以下。反覆推明。皆言人有實見則得於心。其不得於心者。不見者也。凡實理得之於心自有一段磊落俊偉之象。光明正大之氣。與徒耳聞口道者不同。蓋耳聞口道者。不過道聽塗說。心裏終欠明白。所以謂之不見。若見得則心必安。於是必不安於非。那肯安於所不安乎。夫人無論智愚。當身儘有

所不爲。所謂羞惡之心也。但不能達於所爲。故至他事又未必然。如士嘗讀書識義理。一旦使爲穿壁斸牆之盜。吾知雖殺之。亦必恥而不爲矣。此心正無窮斁之義之所當充者也。奈何爲他事則有類於穿斸而亦爲之者。此何說也。又如執卷讀書者。禮義是口頭慣說的。爲王公大人者。軒冕已極。亦會說。是沒緊要的。就其言觀之。似能了然於義理。富貴之際。及其利害關心。不就義理。卻就富貴。此又何說也。凡如此類。總是心無實見耳。所謂實見云者。如蹈水火而畏傷。避之惟恐不速。語云。見不善如探湯。是也。誠能如是見地自別。譬如猛虎。三尺童子。皆知畏之。然曾有經傷於虎者。則與徒聚談虎者。又另有一樣神色。何則。實見與未實見之殊也。實見水火。不避不能。實見虎。不懼不得。實見道。不安不肯。甚矣。實見之者之鮮其人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苟有其人。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則謂有德。有德之人。不待勉強。自安於是。不安於非。然此乃學問純熟之後。非可爲始學例也。學者之初。必須從事擇執。用勉強工夫。以求所謂道者而實見之。方不爲富貴利害所移。古人有輕生不惜死者。若非實見。烏能如此。彼實見得義爲重而生爲輕。則生不安而死爲安也。故有殺身成仁。豈以仁爲美名而市之哉。只成就一個是而已。反乎是。則爲非。是非之關。道之大閑。聞者聞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人雖不肖。必無甘蹈於非而自以爲是之理。不能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汨沒一生。空死無聞。得罪天地。程子諄諄提醒。其如人心之聾聵何哉。可慨也。

伊川曰。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

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此辨義利於心術之微。以發明孟子之意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分以地位之相懸言。閒以彼此之初判言。初判只毫釐之差。而相懸有千里之謬。只爭公私兩箇字。公是天理。私是人欲。天理人欲中間。站立不得。纔出此便入彼。故同一事也。著那計較念頭便是私心。爲利害起見。而不循天理之安者。若無利害。物來順應。獨往獨來。則計較何用。大抵利害者。人之常情也。常情爲此二字掛搭。不肯放下。是以趨避之術生。有日流於蹠而不自知者。聖人則惟見義而已。義所當趨。雖害不避。義所當避。雖利不趨。蓋知利不可苟得。害不可苟免。便是命在其中。此聖人定命之學。卽聖人精義之學也。舜之爲舜。何以加茲。

伊川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此程子望人漸進於道。而以其所存決之也。大凡心爲學問所從出。彼深造於道而不已其功者。此好學之儒。未敢遽望。且只得存心端正。好善惡惡。知廉識恥。雖致知力行。尙須察識擴充之功。循序漸進。必假歲月積累之久。但如此等人到底漸好。蓋心正則無邪念。無邪念則無歧趨。無歧趨則無倦志。以之深造不難矣。能無於斯人有望哉。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趙景平。程子弟子。景平亦心知聖人之罕言利者。必不獨財利之利。故以爲問。蓋財利之利。淺而易曉也。程子就人心上剖析其旨微矣。蓋存一利

心便只知有己。徇己之欲。卽如作一事。要尋自家穩便處。便於己者未必便於人。卽未必便於理。豈非利心。豈不害義。聖人惟知有義而已。義安處便爲利。所謂利者義之和也。事理得宜處之而安。乃義之和。利莫大焉。單言義則利在其中。可以不言所利。若對義爲言。則爲害甚大。夫子所以罕言之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空諸色相。似非言利。而不知其爲自私自利之尤者也。以人倫爲可滅絕。以山河大地爲見病。皆是要尋自家穩便處。且念佛是要求福。佈施是要免災。得道是要超脫苦海。豈非皆本於利。說愈精。害義愈甚。儒者所當力闢也。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伊川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他且勿論。卽如洛黨禍興。盡棄所學。又從而讒搆之。程子編管涪州。謝良佐以爲族子公孫及邢恕之所爲。狠狽極矣。或問從學已久。何至於此。想其從學時都無知識。教無所施。故有後來之狠狽耳。程子謂非全無知。緣他知得不眞切。易爲利欲所汨沒。而本來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是以天理日消。人欲日長。便至如此。聖門所以重克治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不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媕笑也。湜遂不行。謝湜。程子弟子。儒者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往京就試。自薦自媒。卑陋已甚。況求爲人師乎。程子買婢之喻。其所以諷之者切矣。噫。女非可試。媕猶能爲此言。乃今有求試而不得者。有試輒見斥而易術詭遇者。又有全無可試之具而鑽請干謁。巧於營進者。蓋不勝江河日下之感矣。謝湜紆其途以見師。聞師言而遂止。豈非篤

學君子可爲今世之儀刑者乎

伊川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歷此見程子之出處以道自重而不效請乞之陋習也卽如官之有俸國家養廉之大典舊例初入京官時下狀出給料錢歷與戶部支領戶部存留開銷歷猶履歷也先生在講筵不請者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何待於請同事諸公代爲牒移請給而戶部以索前任歷子爲辭蓋以常人之例例先生也先生謂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固是據實以對言外見得莘野磻溪三聘而來後車而載豈是循例領給之比其抱道自重如此迨後戶部自出券歷則禮士之意自上出而已非干祿亦可受斯受之而已

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近世士大夫有陳乞封蔭之例先生又不爲妻求封因門人范純甫之問而言其所以不求之故蓋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故三辭然後受命也已則辭之而爲妻求之於理可乎范純甫以乞恩似無妨義今人皆以爲本分事不爲害不知乞之一字敗名喪檢回面汙行豈可萌於士大夫之心出於士大夫之口只緣淪胥日甚而今道得慣了公然敢說覥不知愧動不動又是乞也純甫又問乞封父祖於義如何先生以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答之而不言其當否至於再三請

益。終不明白說破。需以別時者。蓋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當有隆賚。與常人異。何須陳乞別時泛論道理。可以顯說。此時難爲言也。然則由前之不請俸觀之。可見先生以禮自處。由不與妻乞封觀之。可見先生以義自裁。由不答封親之問觀之。可見先生斟酌於禮義之中。而不以義掩恩。亦不以恩掩義。總一重道之心也。洵可爲天下後世法矣。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三代以上。言揚行舉。旁求俊乂。君求士。士不求君。秦漢而下。已非三代之舊。然漢武帝初卽位。策四方賢良文學之士。是時蕾川人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移病免歸。後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蕾川復推弘。弘曰。前已西用。以不能罷。願更選也。蕾川又固推弘。則是強起之乃就對耳。雖弘之爲人姦詐無足取。而其始進之初。猶知自重如此。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世風日靡。士隕厥守。其所謂賢良者。非上以是加之也。交相標榜。自求舉耳。至於求舉其出處。已非正矣。且試問其求舉之志何爲也。若果經濟爲心。欲以忠言讜論。對於天子之廷。策天下事。直言無隱。則志猶可嘉。若今人之志。徒在富貴耳。志富貴。則自家氣節。與國家大利大害。一切丟置。只曉爭名逐利。患得患失。得則驕奢縱恣。失則放曠悲愁。以是而自號賢良。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士矣。然則周貴秦賤。非士自爲之耶。

伊川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此言舉業無累於人。人不當爲舉業累也。當時有以程子爲不肯教人習舉業

者。故程子言某何嘗如此。方今朝廷以及第取士。應舉者便當以是爲事。廷獻之資。致澤之階。坐言起行。於是乎在。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閉門叉手。謂福可從天降。責天理而不修人事。如之何其可也。但習之者。度其可以明聖賢之旨趣。合功令之科律。無愧及第。則亦已矣。本領工夫。身體力行。尙有別可盡力處。若只求工舉業。尙去上面盡力。而求所以必得之道。則必有以鬬奇誇豔爲尙者。有以循聲習吻爲精者。有以尙說吉祥避嫌遠忌爲工者。有以尋行數墨比字櫛句爲訣者。又其甚者。締結聲氣。彌縫主司。借決科名目爲終南捷徑。得失關情。身心廢棄。種種弊竇。豈非大惑。言念及此。舉業直如敝帚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

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此言知命之君子。必不以得失累其志也。人生爲得失二字。汨沒多少精神。而況家貧親老。其於應舉求仕之際。以得失累心者。賢智不免。故或以爲問。而疑其免此之難也。不知人貴定志。志者以理義爲主。心一於是而氣從之者也。志不勝則不識義理。都是血氣用事。所謂氣壹則動志。所謂不慊於心則餒。故爲得失所累。若志勝則得失置之度外。而自無此累矣。不是說家貧親老不用祿仕。然盡其在我。聽其自至。得之不得。有命存焉。知其爲命。何累於心。或又以爲親念重。不比爲己。功名可得可失。奈何便能脫然。程子又應之曰。不要看爲己爲親。是兩件事。親者己所從出。爲親正是爲己。己者親之所生。爲己正是爲親。故守身便能事親。不能守烏能事。若仕之不可得。無害於事親也。命也。人其如命何

哉。孔子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患難得喪利害。一切皆命。人不以此惑志。見眞守定。然後可以著力做君子。否則志不勝氣。爲累多矣。何以爲君子。竊怪今之恬退守拙者。不汲汲於富貴。則鞏強爲無志。奴顏婢膝。終日奔競。倖邀升斗。衆共夸耀焉。吾不知所謂志者何志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古人之學。是志道德。今人卻志功名。科舉事業。功名之階梯也。然道德因功名而顯。舉業本是闡發聖賢義理。或必以爲奪人之功。是大不然。人患不肯著實用功耳。且如一月之中。分十日爲舉業。餘日尙多。何患妨功。只是我輩所志何志。須把持得定。纔以得失爲心。則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蓋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苟志之不奪。自家工夫用得到那邊。得失便看輕。舉業何能累人耶。

橫渠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此爲世家子弟不務循理者戒也。自古以來。仕有世祿之典。蓋念其上世功德在民。故恩遇及於子孫。以見其愛之厚之。而思所以報之不窮也。爲人子孫者。席祖宗之積累。受國家之寵眷。正宜樂職勸功。以服習其所當爲之事。勤效其所見居之任。長廉遠利。以比似於先世之人。嗣述於閥閱之風。方爲守義循理。奈何近代公卿子孫。不知自貴重。而下比布衣。營升斗者之所爲。如詩賦

之學有四聲八病之說轉相倣效以望售於有司此布衣之求仕也既食世祿猶沾沾然耑工此技投牒覓舉終日求售則亦陋矣不知求仕之非義而反以安分循理爲拙而無能不知藩翼之光榮而反以詩賦虛名爲賢而善繼此義理之心不勝其名利之心上負朝廷下玷祖父者噫張子之言切矣顧今之時去張子又加遠矣裘馬淫戲熏灼逼人誇張門戶武斷鄉曲閒有敲詩論文者便是翩翩佳公子安望守義循理哉

橫渠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人所以不能忘人之勢者非資其力以爲汲引之階則利其有以爲肥潤之計若無所資利則何所歆羨是以忘也忘之云者非羞稱富貴驕語貧賤也心中不設此念頭眼底不著些渣滓耳

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此勘破世俗矯語貧賤之人而爲誅心之論也安是心安非勉強排遣其所以能安者樂在其中義理足以養心故也俗人亦動說安貧賤推原其由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三者營求無門區畫無路耳若計有所出力有可爲才有足濟稍會轉動未有不趨走如鶩者恐未肯安之也必其眞知義理之可樂內重者外自輕一切利欲無足以動其心乃能安乎貧賤耳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無損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也無求之之心纔算是安

橫渠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

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懦夫不能自立。只管畏人非笑。滿天下都是這般病痛。殊不知今之非笑人者。皆其自可非笑。而以人之非笑爲畏者。正其大不足畏也。如不養車馬。麤惡衣食。所居貧賤。乃分之常。何損於我。卑俗心腸。或相非笑。自家沒見識。遂惴惴以此爲恐。正坐不見有義耳。義之所在。可生可死。可萬鍾可富貴。亦可棄之而飢餓。只當如此便如此。倏忽轉移。惟義之適。大丈夫心事無愧怍。奚恤人言。有意要人服便是僞。有意畏人誚便是俗。試觀今之高車駟馬。紈袴膏粱者。或從攘竊而來。或由脧削而得。寡廉鮮恥。何等可非可笑。自不知畏。旁觀亦或豔而羨之。吾不知於義何居。此又今日之大患也。

近思錄卷八

治體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此篇綜論治體。而首引周子之論易卦者。以發明之。言治天下者。不求之於天下也。有其本焉。本者萬事之根本。身之謂也。有本斯有則焉。則者天下所視以爲法家之謂也。惟身爲天下之本。本欲其端而心不誠。則身不正。故端本在誠其心。惟家爲天下之則。則欲其善而親不和。則家不齊。故善則在和其親。和親猶親親也。和有二義。不嘻嘻而狎。不嗃嗃而離也。綜天下之大勢論之。家於身爲近而齊之最難。天下於身爲遠而治之較易。所以然者。家親而天下疏耳。親者義難勝

恩疏者公易制私天下未有不先其難而可及其易者而要其難齊之故大都起於婦人故易卦之序睽次家人而其彖傳之辭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蓋睽卦兌下離上兌爲少女離爲中女合成一卦以人事言則是同居離火炎上兌澤潤下水火異性以人事言則是志不同行婦人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此家人所以多離也不離則家齊而治天下有則矣昔者堯將禪天下於舜而未知舜之可否下嫁二女以試之試者試其能刑于二女則可禪以天下也由是言之治天下必先觀於家審矣然家之本在身故治家尤先觀於身身之所以端由其心之誠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何以誠在復其不善之動以爲善而已復反也心本善而動有不善故君子愼動此修身之要而治天下之本也

不善之動人欲違天理乃私僞之妄也今有以反其妄則人欲去天理存而无妄矣無望則實理不虧而心誠矣夫心亦莫難於誠耳誠則能動物以之修身而身端者此也以之齊家而親和者亦此也舉而措之天下直易易耳而特患吾心之妄有以閒之斯誠之難也故易卦之序以無妄次復而其大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猶順也言惟先王至誠无妄故能盛大其順時育物之功而天下無不治也大象之意不亦深哉合易四卦之言而融會其意義無非聖人之蘊示人以爲治之體有志於治天下者未有不得其本與則而可以復三代之盛者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明道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此論治道醇雜之辨而舉堯舜以爲治天下之準也天理卽仁義之理仁義之理何由見卽見於五品人倫之閒衆人氣拘物蔽鮮有得其正者故於仁義或過或不及而不能盡人倫之至聖人得其正則有以全天命之性極其至則有以盡修道之教此所謂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豈有他哉亦曰仁義而已矣若夫不得天理之正而用其私心以依倚乎仁義之偏則其不盡乎人倫者多矣蓋不正故私私故偏此霸者之事非堯舜之道也

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

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王道也。無偏無陂。有如砥石之平。是皆本乎人情之同然。出乎禮義之不得不然者。無他。人情卽天理。禮義卽仁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回邪私曲之爲也。彼五霸者。舍大路而由曲徑。旣崎嶇而不直。且反側而不安。準於人情而失其平。衷以禮義而違其則。非復天理之正。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治道之不同如此。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推原其故。只在誠僞之分而已。堯舜之於仁義。性之也。徹內外貫始終。實心實政。無少間斷。以是而與道致治。則王道之宗而爲王矣。霸者之於仁義。假之也。市美名。行小惠。雖能動人。終難自信。以是而取威定霸。則王道之降而爲霸矣。欲知其道之所以不同。在審其一念之初而已。初之誠僞。差若毫釐。而治之醇疵。繆以千里。古易辭所深以爲戒。論治道者不可不審也。審乎此而知治天下之本。莫要於誠其心明矣。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心之誠與不誠。非他人所得與也。在人主耳。誠能稽於易而思先聖立言之意。察於治而思人事盛衰之理。則知堯舜可爲。而其道皆備於己。何也。堯舜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命乎天。具乎性。足乎內。無待乎外。反求之身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存養克治之功深。粹然無復計功謀利之念。仁民愛物之意切。坦然皆成蕩平正直之規。舉斯加彼。推及四海。中外褆福。遐邇蒙休。萬世之後。以爲堯舜復生。豈不幸甚。觀程子此言。眞所謂堯舜其君者。而辨誠僞於心術之微。抑亦深切而著明矣。

伊川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

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此程子告君以爲治之本。而尤以人君之立志爲責任求賢之本也。蓋治當世之務。必期於事治。而不相其所尤先者急務之。則事不可得而治。故主治者君也。君志宜先立。輔治者宰也。宰宜先責任。分治者賢也。賢宜先求。不然者。嘉謀善算。下非無款款之愚誠。而君志不立。則聽用不專。君有聽用之志。而不責其任於宰輔。則奉行不力。君相協心。號稱一德矣。而非賢者分布庶職。則亦孰與施於天下。此三者當世之先務也。所謂本也。本立則事治。由是而臨時之宜。酌而應之。皆制於事之用也。未有本不先而用可理者。而三者之中。則尤以立志爲本。志者。宰輔視之以爲從違。賢才視之以爲進退。故其所謂立志者。非好事喜功偏聽獨任之謂。示人以誠。使人不疑。自任以道。使人知準。黜百家之權謀術數。而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遠霸術之智名勇功。而以先王之治爲必可行。力圖乎久大。不狃於近規而有滯心。嚴絕乎二三。不遷於衆口而有惑志。此志一立。股肱宣力。羣材輻輳。三代可期而致。其本計得也。愚按程子此言。乃大人格心之要論。蓋君非無勵志銳治者。往往計目前之利害。狃近忘遠。而衆論異同又從而惑之。故雖有嘉謀善算。亦始用之終棄之。病根總在不誠。不誠者。信道不篤故也。至誠一心。以道自任。偉哉言乎。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伊川易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此程子因比九五爻辭而

發明比道也。蓋有意求比而比之。則人未必比。而其比也私。無意求比而比之。則人皆來比。而其比也公。故以人君比天下之道言之。但當顯明其比之道。非以私恩小惠。要結百姓也。如積誠實之意以待物。示天下以不欺。推恕己之心以及人。示天下以無私。發於政者皆仁之施。示天下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惠澤之遠暨。此人君拊循教養。所以親比天下之道應如是也。故天下皆在德洋恩普之中。如萬物覆幬於天地。則人孰有不親比於上者。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若以一念一事之小仁。竊竊然恐人不我知。而故爲表暴之。又或違於當好當惡之道。沽名示惠。干求百姓之譽己。此則有意於下之比者也。其所謂道。私而不公。隘而不廣。非易所謂顯比之道也。天下之人。早已窺其心而見之。又安能得其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王者則不然。凡其紀綱法度之施。悉皆蕩平正直之規。蓋自以顯明其比道。而羣心悅服。自然來比。來則如赤子投於父母之懷。須鞠育撫字之。固非欲物之比我。而我先煦煦然求比於物也。如田獵之際。開一面之網。不合圍而用三驅。任彼前禽之失縱之不追。惟其自來。則不拒而取之。而非期於必得也。王道之大如此。此所以政立於上。化成於下。道德一風俗同。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爲人上者。烏可不知易乎。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命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

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又因人君比天下之道而推言之。見人有求比之私心。則無往而可也。如臣比於君者也。然內盡其心而忠誠有所必竭。外盡其職而才力有所必致。顯比之道則然。用否在君。非所計也。若阿順面諛。逢迎君意。庶幾君之暱我。是容悅也。其可乎。又如朋友亦有相比之義。然修身以正而言動嘲笑之不苟。誠意以接而忠告善道之不欺。亦顯比之道則然。親否在人。非所計也。若巧令讒慝。曲從苟合。以冀友之親我。是狎客也。其可乎。至於鄉黨有相友相助之道。親戚有同災共患之道。衆人有一視同仁之道。莫不皆然。要非有意於人之比己。此易所謂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凡爲人者。又烏可不知。易乎。愚謂人生無孤立之理。尊卑貴賤。親疏遠邇。情僞義暌。則人道息。比之時義大矣哉。只是出乎中心之誠。便合天理之公。蓋光明正大。顯之義也。若有一毫私意。即曖昧不可告人。我愈欲求比於彼。適足以增彼之怨怒忿恨。遠言比乎人情物理曠古如斯。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朱子釋之曰。周公而比私。比非私也。有意求比。則爲私耳。程子發明易理。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言爲治在定民志也。人情莫不慕尊榮而羨富侈。無以品節限制之。則人心貪欲無窮。志不定而難治。今之所以不古若也。古之時。使人循循然皆有以自効。而無僥倖苟得之心。故自公卿大夫而下。度德授官。終身居於其職。而無分外之營求。其位不稱德者。舉而進於上僚。則君自舉之。而非有預於己也。其學修於家者。不求聞於人。而君自求之。亦非有預於己也。如是。則自庶士至於公卿之志定矣。等而下之。以及農商工賈。各事其事。則各食其食。皆不敢舍業以嬉。而所享之利。必稱其事之勤惰。則農商工賈

之志亦定矣。志之定者心自一。三代而上。久安長治。蓋以此也。後世則不然。位不稱德而妄希超擢。有小人貽羞負乘者矣。學求人知而貪緣干謁。有終身奔走形勢者矣。此輩志在尊榮。既汲汲老死而不暇。而農工商賈則又自傷卑賤。徒以貨財相夸尙。既富者越分踰遲。敢於恣肆而罔憚。未富者摩頂放踵。羞爲寒素而乞憐。此輩志在富侈。尤隨波而靡。而不知所底。則是自上及下。利之所在。趨走如鶩。億兆其人。亦將億兆其心。熙熙穰穰。執能一之。夫亂之所由生也。由言利以爲階。未有天下之人皆志於利。而心可得而一。世可得而治者。程子所以望古之時而慨然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伊川易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宏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幣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此程子因泰九二爻辭而發明聖賢保泰之道也。蓋聖賢之治天下也。量欲其寬。不寬不足以容物。用欲其決。不決不足以幹事。時當泰運。稽極治矣。然人情狃於安肆。則震動恪共之意少。因舒緩而廢弛。因廢弛而無節。亦其弊之必至者。九二以剛居柔。上應六五。正以綱紀政教而爲法度所由出。庶事所由裁者。則治之之道。不可不亟講

也。必以柔爲用。而有包荒之義焉。夫荒穢雖在必去。而急則擾。擾則殘。故其量主於包含。則夫見之施爲者。寬而不褊。裕而不迫。詳而不略。密而不疏。既無舒緩廢弛之弊。從容事理。而人亦循循相安於教化。否則躁心淺慮。反成暴擾。弊未去而患已生。故在包荒也又必以剛爲用。而有用馮河之義焉。夫馮河似乎氣猛。而自古泰極而衰者。往往狃於安逸。逸則怠。怠則玩。自非其君有剛斷之資。而復得英烈之臣以輔之。則舊習難改。必不能挺然特立。奮然發動。以革其因循之積弊。故用馮河也。或者不察。以馮河之奮發改革。似與上文包荒之含宏寬容。義有相反。不知用柔所以善其剛。用剛所以濟其柔。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保泰之道成。古聖君賢相。靜以養天地之元氣。動以振宇宙之人心。其作爲有如此者。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伊川易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此程子發明觀卦彖辭。見上以誠感而後下以誠應也。盥。將祭之始。用水以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若。誠敬積中。仰而畏之之象也。觀之九五。以陽居陽。居中得正。四陰羣仰。是君子在上位而爲天下之表儀。必外之容貌極其莊。內之心思極其敬。如郊天格祖。方盥之初。有嚴有翼。勿使誠意少散。如既奉酒食以薦之後。禮畢而怠。蓋表正則影端。有儀斯可象。君以孚誠感其下。下敢不以孚誠應其上。莫不顒然而瞻仰之。固其宜也。否則雖帝天之尊。雷霆之威。亦貌承而心不服矣。夫子曰。臨之以莊。又曰。莊以莅之。雖單言莊而實兼敬字之義。蓋此意也。

伊川曰。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閒也。無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閒。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閒於其

閒也。去其閒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此釋噬嗑之義。以發明治天下之大用也。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嚙也。嗑合也。嚙之而後合。去閒之義也。閒也者。隔斷於其閒也。凡天下有天下之閒。一國有一國之閒。一家有一家之閒。一事有一事之閒。蓋物必合而後和。有以閒之則中生釁隙而不合。不合則欹斜杌棿。那能得和。若無閒則自合而和。不須言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莫非二氣訢合。是以能遂其生成之功。凡陰陽舛錯。五行僭忒。其有未合者。皆爲戾氛乘之而有閒也。若人之五倫交相維繫。何等親切。乃有情愛離貳。積成怨隙者。豈其天性異人哉。良由讒邪乘閒。浸灌滋潤。積微成鉅。墮其術中而不之悟也。去其閒隔而合之。則以恩合者。動於情之不容已。以義合者。聯於分之相比屬。無不和且治矣。此易於噬嗑正所以明治天下之大用也。何也。離上震下。噬嗑之卦也。離明也。震動也。非明無以致其辨。非動無以致其決。明動相資。嚴於去閒。雖有大奸邪。敢睥睨於其閒哉。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伊川易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尙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

雖賞之不竊矣。此釋大畜六五爻辭而言聖人止惡之道不在威刑而在政教也天下事非得其要而操之則令不行禁不止勞而不可爲治所以物有總攝總攝者總其柄而攝持之也事有機會機會者萌芽之發而赴於其的也皆所謂要也聖人操得其要則億兆雖紛視之如一欲使之行則行欲使之戢則戢不勞而治卽易所云積豕之牙之義也積豕之去勢者豕性剛躁牙足爲害而不可以強制惟去其勢則有以柔其性故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觀此爻之象而知止惡之義矣夫暴橫強禦性之桀驁而不可馴者不啻豕也嚴刑峻法民之狃於犯上而不忌者非可以力制也察其機而持其要以塞絕其本原有不假於區區刑法之閒者且卽以止盜言之盜之起也起於欲心之生利者人所同欲也平昔無禮義之教恆心旣失又況飢寒驅之不得不迫而爲盜不知其本徒執三尺之刑法以繩其後刀鋸死也飢寒亦死也死刀鋸者十之一死飢寒者十之七激而愈甚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以是止惡惡不可得而止也聖人知止之之道不在威刑而在政教威刑強而制之之道也政教操得其要之道也於是修其政使有農桑之業以遂其生則民有所賴而不爲惡又修其教使知廉恥之道以復其性則民皆觀感而樂於爲善雖賞不竊以止盜一節類推之莫不皆然然則察其機持其要以塞絕其本原是所望乎有天下之責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伊川易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旣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剛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旣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

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尙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此釋解卦彖辭。言難之方解。宜與民休息也。蓋蹇難之後。元氣初復。多一紛更。則多一苦難。所以解之爲言解也。其卦震上坎下。坎險也。震動也。取險以動。動而免乎險之義。謂苟可以免乎險。則不必復有所動。須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故程子釋之意。以爲利西南云者。利宜也。西南屬坤陰靜之方也。其體廣大平易。象政之寬大簡易也。人始離於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之治治之。則西南乃其宜耳。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治。苟其既解之後。安平無事。是免乎險而可無動矣。則爲無所往者也。便當振作廢墜。修明治道。使先代明王之盛。復見於今日。是來復之義也。復反也。反乎理之正而非有新法之變也。自古聖王當其戡定禍亂之始。紀綱未暇遽正。法度未暇遽明。以時未安定故耳。既已安定。則立典則以示可久。如周官周禮之爲。昭垂統緒以示可繼。如卜洛定鼎之世守治所以稱善也。自漢而後。補偏救弊。隨時維持。而不能成善治於除亂之後。蓋昧於易所云來復之義也。其又云有攸往夙吉者。謂無所往固宜相安於無事。有所往則亦不可忘其所有事。如難雖既解。而或尙有當解之事。是猶險而宜動。則當早爲解之。乃吉也。蓋去惡務盡。無使滋蔓。故其未盡者。不早去之。勢將復盛。其蘖芽之復生者。不早爲之所。久將漸大。是以宜夙不宜遲也。要之無往之復。所以培養血脈而非擾也。有往之夙。所以誅鋤稂莠而亦非暴也。寬以濟猛。靜而毋動。聖人首繫之曰利西南。而程子又詳言之。其旨微矣。

伊川曰。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言聖人因物付物之治也。物必有則。則者理也。卽至善

之所在。而爲物所當止者也。以其各有是當然之理言之。謂之則。以其當然之理一定不可易言之。謂之所。以其適合於一定不易之理言之。謂之止。如父子君臣。物也。慈孝仁敬。則也。止於慈孝仁敬。止於其所也。推之萬物庶事皆然。得之則安。失之則悖。所以然者。天命人心所自具。非可意爲得失也。聖人自盡其則。而因以盡天下之則。其修道以品節之。而能使天下順治者。非能爲物作則。而有加於其物之外也。物自有其當止者。而我因而止之。物物止於其所。卽物物各當其則。所謂因物付物而已。不與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夫天生物而各正其性命。聖人治天下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亦順乎天而已矣。

伊川曰。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此釋兌卦彖辭。而言君子說民之道。順乎天應乎人也。兌之爲卦。柔在外而剛得中。柔有說之義焉。剛有貞之義焉。說而能貞。是上順天理之正。以下應人心之公。爲至善之正道也。正故善耳。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固無咈百姓以從己欲之理。然道所當然。順之而行。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若有意於百姓之譽已。而違道以干之。則是苟焉而已。詎知道出於天。違道則不順天。天理卽人心。干譽則不應人。雖一時或能取說。究非君子之正道。天地以正道說萬物。君子以正道說萬民。天地不言恩。君子不市德。而受天地之施者。感之於心。說服無有厭斁。民於君子。亦若是焉已矣。

伊川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

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此因既濟彖傳之辭而釋之。欲人以義理挽回氣數也。蓋既濟之卦。水火既得其性。陰陽各順其序。六爻又各當其位。以人事言之。可謂極盛極治矣。然天下之運。不能有盛而無衰。生民之道。不能有治而無亂。故夫子釋既濟之彖傳有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而程子復發明之。以爲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盛治猶進也。衰亂猶退也。既濟終爻。無復可進而止矣。事無常止而不遷者。常人苟安於既濟。而不知盛治不可以爲常。則衰亂至矣。何也。其道已窮極也。因設一辨。以爲所貴乎聖人者。謂能使天下永無衰亂耳。若聽其窮極。亦諉之氣數。無奈何乎。則應之曰。惟聖人爲能以義理通其變於未窮。而不使至於極。如堯舜值中天之運。念切平成。修府事之和。時廬杏敞。惟恐一物不得其所。不敢自謂已治已安。是其猶病之心。正有以持既濟之終。而通其變於未窮者。故可以繼五帝之後。開三王之始。有終治而無亂也。然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賴有學堯舜之道者。而聖人繫易。必以未濟終焉。豈非深思遠慮哉。

伊川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此程子因春秋書城中邱而統論人君養民之道當愼重於用民力也魯隱公城中邱而以夏夏之時正僖載南畝之時奪民時以有事於城非養民之道故春秋書之而程子原上天立君之意以爲不養民則無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不重民力則無以使民力足而得其養爲政者不可不知所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書不時者如城中邱城郎之類書害義者如丹桓宮楹新作南門及城虎牢城費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其書時者如城向城防之類其書義者如築王姬之館之類蓋不時害義輕於勞民固當書以示罪雖時且義而亦書者蓋以人君養民之心視之則勞民皆爲重事春秋之意總欲後之人君知此義即於不能不用之時尙當懍一不敢用之心而況必不當用之時奚忍輕於一用之理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豈非用民力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有深意焉泮宮所以教育人材閟宮所以尊事祖先尊祖者生人之本也育材者國家之用也二者之興廢所關甚大皆爲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春秋無譏焉人君知所以不可用又知所以當用則先後輕重各得其宜而養民之道出其中矣

伊川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道卽大學之道治法卽周官之法二者不可以偏廢然道爲制治之本法爲輔治之具必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若外道以爲法徒恃其具而不探其本則亦三代以下之法而非聖人之治矣

明道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言治天下當以道爲主也先王之世躬行仁義凡其紀綱制度無非勸民爲仁義之事則是以道治天下而法亦在其中

然非以是爲把持之具也。若後世祗以法持天下。則是控馭之束縛之檻
驅勢壓而法亦非其法矣。毋怪乎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於後世也。

明道曰。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此言爲政者自用則私。用人則公。推此公心。可以興邦也。蓋政有大體。必斤斤自爲。不惟勢所不給。此心亦私而不公。只須要有紀綱文章。使之條理不紊。故夫子所云先有司者。誠以有司之中。分職課功。不一而足。如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諸事。皆政之不可闕者。而賤者職詳。貴者職要。下有申詳。上有稽查。次第以考其成。卽是紀綱文章之所在。凡若此者。總爲一人耳目心力有限。必因天下之人。幹辦天下之事。如人各親其親。然後可統天下之治。合成一人之治。不獨己之得親其親。而政於是乎成矣。夫子先有司一語。雖與舉賢才分兩件事。而大公無私之意。已寓於其中。及仲弓有焉知賢才之疑。是以賢才爲必己知。己舉。則亦私之乎。見矣。故夫子告以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一片公心。豈非不獨親其親者乎。卽此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蓋私則小。公則大也。推此義也。功皆不必自己出。名皆不必自己成。私智自用。邦之喪也由於斯。廣思集益。邦之興也由於斯。只在公私之閒而已。爲政者其知之。

明道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此言人臣因時行道。有從本從事之分。而其爲輔治一也。蓋君心爲萬化之原。君心正。則

朝廷百官一歸於正。故必積誠以感孚之。納牖以開導之。格其非心。而非僅適閒於用人行政之失。此從其本而言之也。若以事言。其爲事之不可救者則已。倘利害所係。國步民生所關。必須救之者。則當振刷精神。釐奸剔弊。勿牽於旁撓。勿惑於浮辭。而力爲變更之。蓋不變則所損必多。大變獲大益。小變獲小益。此從事而言之也。君子當從容講幄之時。則以正本清源爲先。而本不可不知。當隨事補救之時。則以剛果勇決爲主。而事亦不可坐視。至於出入承弼。有格心之責。兵農分曹。司補救之方。職有不同。道亦各異。此皆輔治者之所宜講明也。

明道曰。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鎭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此綜論漢唐宋而歎爲治之難也。本朝程子自謂當時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謂之三綱。禮樂政刑制度文爲之屬。謂之萬目。唐虞三代之治。綱舉目張尙矣。自此以後。皆不能盡善。如兩漢之治。莫盛於高光。當時政尙寬平。黎民淳厚。其光明正大之氣象。猶有三代餘風。豈非以三綱克正之故乎。其萬目之未及舉者。經嬴秦之後。一時改制立法。未暇復古。於封建井田庠序禮樂。概多疏略。唐之太宗。三代下號稱英主。觀其晉陽建議。義旗伐隋。奮揚武功。足以安內攘外。增修文德。用能致治保邦。霽顏納諫而言路宏開。賑災肆赦而霖雨大沛。遣囚縱獄。囹圄爲之空虛。給復蠲租。生民藉以休息。立府兵之法。使耕戰兼修。定租庸之制。使賦役皆平。貞觀二十餘年之治。自漢以還。不能數見。然而後儒猶有遺議者。蓋律以古帝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未能表裏如一耳。程子所以稱其萬目舉而不取大綱也。宋自藝祖開基。眞仁繼序。政體皆務寬仁。而柄權多歸宰輔。其時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大綱粗正。其萬目未盡舉者。誠爲確論矣。愚按三綱者。天地之經紀。宇宙之元氣。不容一日泯於人心。若大綱果正。則動循天

理。人倫明而禮樂興。豈有萬目不舉之理。求天下之治者。要以正三綱爲本。

明道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此爲教人治民者發探本之論也。人性本自皆善。其爲惡者。習染之汙耳。善心未嘗息也。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有潛奪默移而不自知者。善與惡正相反也。人情莫不知讓。其有爭者。不敬之積耳。敬意未嘗忘也。導之敬讓則爭自息。有終身愧悔而不敢出諸口者。敬與爭正相反也。養有涵育薰陶之意。導有躬先倡率之意。養主教而導主治者。教本於心。治見於事也。

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言徒法不能自行也。關雎麟趾。皆周南之詩。文王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故宮人作關雎以美之。文王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故詩人詠麟趾以比之。周官。周禮之六官。法度。禮樂制度也。德化爲治之本。法度爲治之具。二者交致。則治業盛。然必先有其意而後可以行其法。否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未見其能行也。朱子亦曰。須是自閨門雍肅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然後可行以周官之法度。說與此合。

明道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

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此見君心爲萬化所從出。而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也。孟子有言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仁義者心之理。有是無非。循之則安而天下治。悖之則危而天下亂。故君心所繫爲甚重。單言仁者。全乎天理之公。便合乎事物之宜。言仁而義在其中也。如君心一念私邪。離是而非。則生心害政。豈待形迹著見作之於外而後知不仁不義之爲害大哉。是以聖賢正君之道。必先正其邪心。如孟子於齊王是已。當其時三見王而不言事。以致門人之疑。孟子乃解之曰。我固未暇言事。惟以攻其邪心爲先。心正而後事可理也。今讀孟子書。觀其與王言仁術。言反本。言是心足王。又因其一時嗜好之心。而推之以與民同。無非攻心妙劑。大抵政事之失。用人之非。雖亦國家大體。而智者直者。皆可以施補救之力。不正其本清其源。以致非心猶存。則事不勝救。知者安能盡。更直者安能盡諫。而使之無不正乎。故必隨其非心而格之。君心之非不一端。有忿心有慾心有驕心有吝心有怠心有忌心。而總皆不仁不義之非心。格之之道。亦不一端。有以誠格。有以忠格。有以學格。有以言格。有以直格。有以巽格。而總必自正其心。始可以正君之心。故曰非大人其孰能之。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吁。當此者其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乎。

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禮曰。制國不過千乘。故諸侯之國。其大者曰千乘。言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論語載夫子言治國之要。只言其所存。未及治法。而張子發明之。以爲法不徒行。禮樂刑法。所云法也。而法皆本於君心。必人君有不敢傷財之心。而用則節焉。有不忍害民之心。而人則愛焉。有不妨民自便之心。而凡所役使。必以農隙之時焉。此治本也。能如是。則見於禮樂刑政之閒者。實心美意。不令而行。否則亦制數而已。徒法不能自行也。制品制數條件。夫子首言敬信。而張子略之者。敬信彰於節愛時使之閒。舉其尤顯見者言之也。

橫渠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守。故放遠之。論語載夫子告顏子爲邦之言。而張子發明之。以爲夫子舉虞夏商周之治。誠帝王之德業也。而又以放遠爲戒者。蓋爲治不可喪其所守。法立而能守。斯可以持心德之全。終如其始而可久。建事業之宏遠。無不該而可大。若夫淫靡邪僻之聲。口給面諛之人。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尤。皆能使人喪其所守。故以放遠終焉。誠千秋金鑑也。

橫渠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所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此言道學政術之出於一。而二之者非也。張子答巽之來書。以爲道學明其理。政術行其事。非有二者。朝廷分而二之。正自古之可憂者。彼蓋以道學非爲政之急務。而不知孔孟之學。卽孔孟之政。不可不熟思明辨也。因設一問。謂起孔孟於今日。必推其學之所得而施諸

天下之政。必無以平昔學術所不爲者。而強欲施其政術於天下。巽之可深思而自得之矣。何則。孔孟之學王道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則政卽學耳。苟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非政之善者矣。而以爲王道之學可乎。學與政。只在空言實事之別。然所謂父母之心者。原非欲託空言也。必須行之於政。視民如己子。設使其政之行。眞能視民如己子。則其平居講治之學術。必以王道爲準。而不爲秦漢之慘覈少恩。五霸之假仁義以沽名也明矣。由是言之。道學政法。豈誠二事哉。故巽之而欲爲朝廷計。不在規規適閒於用人行政之閒。但能以王道導其君。使君盡父母斯民之道。則治必日新。而何政之可閒。進必眞士。而何人之可適。以是行五帝三王之道。不必改途易轍而政術成矣。而要不外於平昔之道學而得之。非有殊心也。否則學之不明。政於何出。愼勿謂道學爲迂闊不適用也。

近思錄卷九

治法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太和。萬物咸若。朱子通書本註云。綱。網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此濂溪通書樂上篇文也。濂溪言古聖王之宰世也。制爲禮法。使人有可循。修教化之道。使風俗歸於淳厚。三綱之在天地間者。既正而不紊。洪範之所謂九疇者。既順而有敍。天下之百姓。莫不時雍。而太和兩間之萬物。莫不並育而咸若。此可謂治定而功成者矣。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通書本註云。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言聖王治平之後。乃作樂以象功德。所以宣通八方之風氣。使順時有節。因以平天下之情。使之各適其性。自若其天也。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通書註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耳。○惟樂爲可平天下之情。故先王作之。必求其至。而理取乎至正。氣本乎大中。聲之出由於至正之理。便淡而不至於傷。樂之發得乎大中之聲。便和而不至於淫。以其淡且和之音。入於人之耳。感於人之心。則人心亦將莫不淡且和焉。夫人心特患不能淡耳。淡則天眞流而人欲消。欲心有不平者乎。特患不能和耳。和則正性定而浮念止。躁心有不釋者乎。優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通書註云。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夫人躁心既釋。則性情便優容柔順。欲心既平。則襟懷便平易中正。此乃德之充積美盛者然也。而樂有以使之。至天下之人。咸化而協於中道。此又治之至極而不可加者也。而樂有以致之。若是者樂本於禮。而禮樂無非易簡之道。故其功效之盛如此。是謂道配天地。而古聖人之作樂。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矣。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後君遺親。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通書註。縱欲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後君遺親。○此言後世治法頹壞。故淫樂遂作。淫樂既作。則聽之者淫心日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通書註云。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此因古今作樂之異而歎之也。由是觀之。同一樂也。古人習舞審音。原欲以平其心。今人嫚舞嬌聲。只欲以助其情欲。古人調氣流和。原所以宣雅化。今人幽悽愁歎。祇以長人之怨恨。用意一差。其謬至此。甚可慨也。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朱子通書註云。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可聽其流而不變乎。故樂本於禮。變樂當由於變禮。不復古禮。不變今樂。其所爲治。皆苟而已。欲求如古至治之隆。豈不相去甚遠哉。

明道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

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程子論朝廷取士之法以端治原也。治天下有法。而法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欲得賢才。非有以教育之不可。故宜先隆其禮遇。命親近輔侍之賢儒。以及百執事之職。使盡心訪問。有德性學業充足全備。足爲人觀法而無愧師表者。若而人。其次有實心篤志。好修學問。材質循良。品行修潔者。若而人。咸致恭而延聘之。隆重而敦遣之。萃聚於京師首善之地。使朝夕講明聖賢之正學。所講之學。其道必本於生人五倫之常。明乎事物同然之理。其學中之教。必有切實工夫。自小學之節。如灑埽應對。循循以進。修其入孝出弟之行。忠誠信實之心。與夫周旋進退之儀。禮樂中和之旨。無不習熟而切究之。其所以立教之術。必誘而掖之。以一其趨。激而勵之。以堅其力。又必漸摩之以俟其自化。成就之以底於純全。凡其養育之道。莫不皆有節目次序。而其要歸在於致知格物。以擇乎善。而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自家及國。教成而化。可通於天下。斯道也。何道也。自鄉人而可循序漸進。以至於聖人之道也。學之已久。其所學所行。有中於是道者。方是實得於已。而爲有成之德。更取材識之明敏通達可進於善者。使

朝夕受其學業。學業既成。則就中擇其學術通明道德尊崇者。爲太學之師。以表率之。而其次亦分而任之。以教天下各府州縣之學。以廣其傳。又如學中選擇士子入學之法。則自縣而升之於州。自州而舉賓興之典。送之於太學。於是聚四方所貢之士而教之。教成而材爲可用。一歲之中。又論其有德而賢有材而能者於朝。以待人主之用焉。此皆依仿周禮中鄉大夫賓興士子。與司馬辨論官材之制度。歷歷行之有效者。至於選士之法。則所取皆以性行端方清潔。居家孝親弟長。立志有廉恥。威儀能禮遜。內則通明乎聖賢之學業。外則曉達乎帝王之治道者。然後得與是選。如是則賢才得而風俗正。天下安有不治者哉。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十事。經國治民之事也。師傅者。教導之職。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缺。所以成就德業者也。六官者。天地四時之官。二帝三王以來皆有之。所以分理庶政者也。經界者。經畫溝塗封植之界。乃井地之分限。制民常產之規模也。鄉黨者。比閭族黨州鄉鄰遂聯屬之法。所以使民親睦而易治也。貢士者。養秀民於學校。由縣而升於州。由州而賓興於太學。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兵役者。寓兵於農。講武以備不虞。而不至驕兵毒民。耗匱國力。以貽大患者也。民食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均民田。豐積儲。以備荒歉者也。四民者。士農工賈。各有常職。通財用。警游惰。重本抑末。以業其民。使衣食易給者也。山澤者。山虞澤衡。各有常禁。長養之使可長久。以阜萬物而豐財用者也。分數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各有差等。分別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有所檢飭。莫敢僭踰者也。十事皆國家治法之切務。故程子歷陳之。欲詳其利弊者。尙取全文觀之。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治。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因論十事而反復言之。明古治之可復也。蓋此法度無論古今。無論治亂。其規模措置。皆不可一日不講。若此者乃聖王之法。亦卽生民當然之理也。於此而或有所致疑。除是生民之理。有窮盡斷絕之時。則聖王之法。乃可改易而生民之理。固未嘗窮也。故後世有能舉其規模。善其措置。則紀綱明於上。風俗成於下。而時雍可期。稽大治矣。卽或未得大概。行其一二。亦可補苴罅漏。小致治安。此皆歷代以來彰明較著之效驗。載在史册可考者也。蓋古法所遵。固宜通權而達變。而其規可守。無不可準古而宜今。苟或徒拘泥古法。不能隨時變通以施之於今。或姑欲徇復古之名。而其法美意。不能力行而遂廢其實。此則鄙陋之儒。見識迂淺。何足以論致治之道。然若反是而謂今人之俗情。皆已變遷大異於古人。先王之事迹。斷難拘守。再行於今日。只得趨自便之私。苟安目前。而不必務崇高之治。遠大之模。則亦因循苟且。非大有爲之論。未足以革薄從忠。而濟當今流極之弊政者也。

伊川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之疏。先明師傅保之名義也。蓋三代之時。人君必有三公三孤之官者。人各有司而義各有取。謂之師者。所以開導而誘掖之。以教訓之旨也。謂之傅者。所以傅佐而附益之。以德義之行也。謂之保者。所以保護而安全其身體者也。因其義而官以名。居其官者。可不思盡其職乎。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此言後世之輔君者。不知自盡其職也。師傅保之官。固所以輔其君。而輔之之道。當先知其要緊者而圖之。後世之人。所見不明。不知先後輕重之分。故作事皆無根本之計。如出輔吾君。只知求致治之務。而不知致治之本在於正君。只知規君之過。而不知規過之本莫先養德。蓋君正則事莫不正。而致治不難矣。德養則差處自少。亦將無過之可規矣。奈何不求其本務。而徒爭之於末乎。傅

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惟不知輔佐之本。則教訓之要。所失不待言。卽傅德義之官。徇名失實。其道固已疏而鮮當矣。至保身體之官。亦依違從事。而切要之法復無聞焉。又何以朝夕左右。使君之身心俱淑。以爲興道致治之原乎。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此卽傅德義之本也。德義之愆。多因外誘之乘而私欲之萌。故傅德義者。於外之所見所聞。或有非禮。則必防之。於內之嗜欲好樂。或有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此保身體之本也。身體之虞。又因日用起居之不謹。輕忽暴慢之日滋。故保身體者。外而起居之宜。不可不求其適。內而畏愼之心。亦當使之常存。如是則身範愈端嚴。而氣體愈舒泰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又言經筵實類公孤之任。當以權委重之。以收匡正之益也。蓋今日既不設保傅之官。則人主之左右親近。皆乏正人。惟有經筵時常講讀。不但教訓之道所由係。卽保傅之責。皆惟其人是屬矣。故欲乞皇帝在宮禁之中。凡一言一動。與夫衣服飲食。皆明示經筵官。使得與知之。則所謂見聞之防。嗜好之節。起居之宜。畏愼之心。無時不謹。而處深宮無異乎對大廷矣。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翦桐之戲。按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持養之方。謂持身養身之法也。言經筵旣事事與知。設有失錯之事。如翦桐之戲。則經筵聞之。得隨其事而陳箴規之言以正之。而不至於闕誤。或違持養之方。則經筵聞之。又可應時進諫以止其欲。而不至於損傷。此今日之經筵。其責甚重。而不可徒視爲勸講之具文也。

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

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此伊川欲使學中士子知禮讓勵行檢也。公私試補者。公私皆有試。第其高下而補之也。舊制公私皆有試補之法。殆無虛曠之月。欲以試之高下示奬勵也。程子言學校之中。乃禮義相推尊之地。而乃高下其名次。每月使之相爭。是教讓者適以教爭。大非教養人才之道。自今請改試爲課。課者。課其功以知學問之淺深而已。學問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其名次之高下。使知設教之道。原以習禮遜爲先。而不必沾沾於爭名爲也。更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有道德所謂賢者也。尊之使學中有所矜式。若四方之士有行能可敬者。賓而待之。有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者。館而隆之。故於尊賢堂而外。更置待賓吏師二齋。以廣其教。至於士人之行檢。務期端方。不可不有以檢察之。故立檢察等法。使不得飾節而沽名。凡此皆所以養育人才之良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偸。士風日薄。又慨後來取士之弊也。自元豐以後。設取士之法者。欲以利祿誘之。使知所勸。增國學解士之額。多至五百名。來者奔競闕湊。捨棄父母之養而不顧。遺忘骨肉之愛而不恤。僕僕道路之間。寄居異鄉之遠。以求進取。而功名念重。天性情輕。人心從此日習爲苟得。士風從此日就於衰薄。豈非利誘之法誤之哉。今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掄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解額太多。輕薄日長。非瓦法也。今欲酌量於解額五百人中止留一百餘人在國學。其餘四百人則分在各州郡解額窄少處安置之。自然士人得就近肄業。各安鄉里。得遂其父母兄弟之心。并消其奔趨營爲流浪輕浮之志。風俗亦當漸漸淳厚矣。又曰。三舍生升補之法。皆按其詞章之文。責其行事之迹。以爲去取。此乃有司任役之事。非庠序之中養育人材掄選俊秀之道也。舊制三舍諸生。以不犯罰條者爲有行之士。考試列於高等者爲才藝之士。徒按其所作之文。而不考其品行之實。徒責其行事之迹。而不察其誠實之心。平日所以預教之者。既非養育人才之道。臨時所以取用之者。又非掄選俊秀之法。則安所得瓦士而升之乎。至於朝廷之取士也。授以一定之法。自上達之於下。有必然之規。無隨宜之制。官長守其所授之法而遵行之。曾不得主張其間。以有所爲。是以事局既成於下。而有定例。則多寡高下之人得以必然之法脅制其上。雖乏賢能。亦不免徒取充選。此後世之政所以不治也。

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或有辨者曰。解額不必一定取士。難執成法。是固然矣。然如此必爲之官長佐貳者。本是賢明之司。而得其人。方能盡教育之道。得取士之公。可謂善矣。倘或非其人。反不若有定例成法。使防禦閑衛之術。詳明周密。爲可循塗守轍。而不至於壞也。殊不知凡事無治法而有治人。先王制法原待人而行。正謂有人而制法。未聞立一不待得人之法。使人依法而無弊也。苟長貳既非其人。不知所以教育之道。爲問徒守空虛之具文。詳密之法制。果遂足以成就人才乎。吾有以知其不能矣。

明道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

作明道行狀有云先生嘗爲澤州晉城縣令凡民以公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居家須盡孝弟之道爲人須存忠信之心蓋孝弟者人倫之士忠信者立心之本人入知所以事其父兄出知所以事其長上則本行既敦風俗從此日厚矣

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此防奸詐之法也量度鄉村道里之遠近設爲伍保之法五家爲伍五伍爲保參伍而保守之使之遇力役之時則交相爲助遭患難之事則交相憂恤如是則羣情既親友愛孚洽雖有奸邪詐僞之人亦無所容於其閒矣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此體天地之仁以補生成之憾而濟遭遇之窮者也凡邑中有孤獨而困瘁與夫殘疾而廢棄者彼既無所依倚不能經營責其親戚鄉黨之人時常賙贍使無失所或有行旅出於其塗者不幸疾病則隨其所在之人皆當照管調理而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此又其教民之事也諸鄉村皆立學校每閒暇時先生親至其中召鄉閒父老與之語以示優渥兒童所讀之書則親爲之校正其句讀使不至差訛其教兒童之師或有不善則爲之更易而置其善者選擇鄉中子弟之秀者聚於學校而教之鄉閒之民歲時使爲社會又爲立社會之科等條目以旌別其孰爲善孰爲惡善者則旌而褒之使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惡者則別而戒之使有所恥而不敢爲惡皆先生化民成俗之善政也

萃王假有廟伊川易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

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此釋萃卦彖辭。假至也。萃道之大。莫如王者至於宗廟以承祖考之時。伊川傳曰。宗廟之禮所以聚一已之精神。而祭祀之禮達於天下。亦所以聚天下之精神也。天下羣生至衆。立宗廟使之一其歸仰。凡人之心。出入莫知其定處。而能以祭祀之故。使之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測度也。而盡其誠敬以致其如在。亦能使之來享而來格。蓋天下萃合生人之心。總攝衆人之志者。其道固非一端。而其至大者。莫過於宗廟祭祀之際。故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廟中。以承祖考。其萃道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夫木本水源之思。人所同然。誠敬感通之理。幽明無閒。先王以此萃之。其盛爲何如。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蓋祭祀之義。以云報也。此報本之意。實本於人心之不容自已。聖人制爲禮文以達之。乃所以成人心之德。而使之各遂其隱。非多爲是禮以勉強人也。蓋此祭報之情。非獨人心。物亦有之。故豺有時而祭獸。獺有時而祭魚。其所以能祭者。非有所使之。本性則然也。

伊川曰。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此見古戍邊之法之善也。古者戍邊之卒徒。每閱再期而後還。再期兩周年也。如今年春暮三月中行。明年夏代者方至。戍所前之戍卒復留而未還。以備秋時之警。至過十一月而歸還家。卻是再期。又明年二月中春。卽遣次番之戍者。如此週而復始。是每秋與冬二季。初兩番戍卒皆在疆場之上。蓋一番留以備秋。一番歸而在道。正值冬月。如此更番戒備。乃與今之另設秋防者無異也。所以然者。秋風勁烈。弓弩可用。故北狄易侵。每留戍以防之。然後無患也。

伊川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此釋復卦大象之辭。至日者。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復生。其氣甚微。未可以有爲。先王於此日閉其關塞。安靜以養之。蓋聖人所爲之事。無一端不順承天之時令。故當此天心復見之候。必順養無害。以爲後來發達之基。此亦後天奉天之一節也。

伊川曰。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數者。管轄之分與多寡之數也。用兵須有統紀。如漢韓信對高祖言臣多多益善者。彼只是有法度以經紀之。使其分數明白。各有條理而不紊耳。夫分數明則臂指之勢相承。指揮之柄在我。人雖多而法則一。無呼應不靈之患。亦無糾察不及之處。寧有紛紜蒙蔽不適於用者乎。故多多可以自信也。

伊川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者。管束而統轄之也。大凡統管軍人。須有法度方善。若徒恃其禁令之嚴。總不濟事。苟不論法。試問當今管兵者。勿論其多。亦勿論他事。即以帥千人言之。又即於千人中以飲食言之。求其能依蚤晚之時。及遲速之節。千人一齊得飯喫。只能如此者。亦曾有幾人。豈非以能用法者之不易得乎。嘗謂軍人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有頃遂定。伊川論之曰。軍人夜驚。而亞夫鎮靜堅臥不起。其所以處倉卒之變。固云善矣。然誰爲主將。猶使軍中不寧而至於夜驚。何也。則是亦有疏漏處而未盡善故也。然則住軍之道。欲求盡善而不至於夜驚。必自有詳明謹愼之法。而不徒恃有倉卒之操持矣。

伊川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者。氏族之册籍也。系者。宗派之聯屬也。宗子之法。有大有小。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也。言在上者欲統攝天下人心。收拾宗族親愛之情。以厚風俗之化。使人不遺忘根本所由來。須是修明譜牒。以辨其支派之系屬。收世代族氏之人。而立宗子之法。庶幾人人知尊祖敬宗。各有所統。而情意不至於渙散已。

伊川曰。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割分了祖業。使一人主之。宗子之法。所以使人知木本水源之思者也。此法既壞。則人心離散。不自知其宗派所由來之處。以至輕去其鄉。流轉四方而不恤。往往有親愛之誼未絕。遂爾不相識。若路人者。深可慨也。今欲使天下盡行其法。亦難卒行。且試以一二公卿士夫家行之。亦謂以風示天下。但其術要得拘謹堅守。得定方可。須是且如唐時故事。世族立宗廟院宇。以爲棲神承祭之所。子孫仍不得分割祖宗所遺之業。於族中擇一能幹之人主管其事。夫有廟院。則人心有歸屬而不散。不分祖業。則衆志知所保守而不遷。宗法之善。凡以此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

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凡宗族之人須時常相見。則志意親熟。故人家之法。每月須立爲一會之規。此乃所以合族衆使之敦睦也。古人中相傳有花樹韋家宗族聚會之法甚善。可取而行之也。其法每有族人自遠方來者。亦爲之合族人而一會。使之交相熟識。或有吉凶事及嫁娶之類。族人更須相與問遺爲禮。使親親之情時常成貫通。蓋從來骨肉之親。所以日漸疏薄者。只爲久遠不相見。遂至篤摯之情。彼此不相接。不再傳而與行道之人無異爾。

伊川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本註云。庶人立影堂。又云。高祖以上卽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伊川言冠婚喪祭四者。乃禮之大關係者。今人都不料理體會。使其名義各有所當。夫豺獺皆知祭以報其本。今士大夫號稱禮義之家。偏多忽略。豐於奉養其身。而薄於享其先世之祖宗。忘背根本。莫此爲甚。大不可也。故嘗修六禮之書。其制則凡人家必立廟以爲奉先之所。廟必有主。以爲棲神之位。而祭禮可自此行矣。

月朔必薦新。 本註云。薦後方食。○月朔。每月之朔也。子孫之於祖宗。月必勿敢忘焉。因思每月各有物之新出者。供而薦之。而未薦則爲子孫者不敢先食。所以示尊敬也。

時祭用仲月。 本註云。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時祭者。四時之祭也。天道三月而一變。時旣易而念其祖。亦人情也。故四時必祭。而祭必用仲月者。蓋以其時之中也。

冬至祭始祖。 本註云。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冬至陽氣始生之時。始祖子孫所從生之始。祭以此時者。取報本返始之義也。

立春祭先祖。 本註云。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立春者。天地生物之氣方長。凡祭始祖以下

諸先祖必於此時者取其生生不已之意也。季秋祭禰。本註云季秋成物之時也。○季秋者天地成遂萬物之候。禰者生成吾身之人。故祭禰者必取此時。蓋以萬寶告成之意寓吾顧復鞠育之思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忌日當死之日而子孫所忌諱者也。忌日必祭。祭則遷其所祭之主。安置於正寢而祭之。凡事死亡之禮儀。當加厚於奉養生人之數。方爲盡誠敬之道。凡人家能存此等重祀報本之事數件。常行於歲時之閒。則雖家中幼小無知者。亦可使習見其事而知生人禮義之不可無也。伊川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穀所及。此論葬地之宜。以解當世之惑也。葬埋大事也。何可不愼。而卜其墓宅塋兆者。卜其地之醇美與醜惡也。地土若醇美。則死者之神靈安。而所生之子孫亦盛。其理然也。然則曷爲地之醇美而可用乎。其土之色有光輝潤澤。其地所生之草木又秀茂美盛。乃其吉氣之徵驗也。而昧於其理多所拘忌者。爲世俗所惑。必欲擇地之方向坐位。占決日辰之吉慶凶咎。以爲去取。其甚謬者。不以安奉先人之體魄爲計。而專以利益後人之福澤爲心。孝子之安厝其親。其用心固宜若是乎。惟有所謂五患者。不得不謹愼以避之也。五患維何。須是使異日其地不至爲人所行之道路。不至爲人築城郭。不至爲人開溝池。不至爲貴家勢豪所侵奪。不至爲耕田之犁耜所傷及。此皆有切於墳墓之患。而不可忽者。又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竈。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佛教之溺人已深。人家居喪。盡用浮圖之說。非深知其謬。卓然有得於聖賢之道者。孰能不爲所累乎。伊川自言其家不用浮圖。在洛之鄉人。觀感已久。亦有一二人家。知佛教之謬。化而不用者。此可見天理人心終不泯滅。有其醒之。蓋未有不悟者也。○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升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伊川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宗子之法。有祿者世襲其祿。則有世臣。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祿之法而無世臣。若使宗子之法既立。則人知其所從來之祖而尊之。尊宗子者。尊祖也。因祖所正出之本而重之。重宗子者。重本也。既知重本。則人心定於一尊。推之何處不有本之當重。宗子者一族之本。朝廷者又天下之本也。此意不言而喻。而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其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古之時宗法鄭重。故人知尊尊親親。而子弟之卑幼。一惟父兄之尊長是從。今則尊尊親親之意蔑如。父兄之衰邁。反從子弟之壯盛而不能違。如此者由於宗法已壞。人不知重本故也。且如漢高祖時。去古猶未遠。當其欲下沛郡時。只是以帛爲書。與沛中諸父老。勸諭輸誠。其父兄便足以服其衆而率子弟順而從之。又如司馬相如使蜀時。亦必移書責備蜀中之父老。然後子弟皆降心聽

命而歸化。由此觀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人人有和順親長之心。乃易於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度以聯屬其情意。安可以化民而成俗乎。此宗法所以不可不立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此見宗子之法。乃出於自然而非強立也。蓋宗子之法。不惟關繫甚大。不可不立。且立之亦是本天之理。原有不可易者。譬如木之生長。必有從根柢直上一幹。亦必有從旁分出之枝。其直上者本也。其分枝則附於本者也。又如水之流行。必有正出之源頭。亦必有分析爲別流之派。其正出者一源相承也。其別流則同其源者也。此其分由於一而統於正。皆自然之勢。而非故有所區別於其閒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正本偏枝。不容混視。是固然矣。然而有旁出之枝。後來亦可直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立侯國。則天子爲一宗。諸侯既主其國。則諸侯亦得別自爲宗。無非以其有大功德故也。

邢和叔敍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文講。皆造其極。外之各國情形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此見明道之才全而德備也。邢恕敍明道先生之事云。自古二帝三王之治。所以廣博浩大。悠長久遠。上下之閒。直與天地同其流通者。其治法道法。先生固默契融會。識之於心矣。至於興造有所施作。禮樂本於中和。制度文爲品節條目之繁。下至行師之

紀律。用兵之機括。戰陣之規模。其法無所不講明。而皆造其至極。他如外方諸國之人情形勢。山川道路之險阻平易。邊鄙絕遠之區。防守戍禦之重城郭營寨之地。與斥候警報之所。山原之控引流水之係帶。其要害之處。無不窮究而知其宜。其出而爲官也。凡吏治之事。操持決斷之才。文移法律之間。以及簿書期會之務。又皆精細而周密。詳明而諳練。凡此皆先生之肆應咸宜。體明而用達者也。謂之通儒全才。豈虛譽哉。

伊川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律者。刑書也。八分言其道理未滿足也。王介甫言律乃是八分之書。未能於所以治人者。全備無欠缺處也。伊川謂介甫此言。乃是他見得律中分際明白者也。○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辭。

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用兵必有謀略。行師必以法律。然師旅之興。不能無擾於天下。聖人乃不得已而用之。其爲術見於三王方策之所垂。歷代簡書之所載。惟有志之士。仁愛之人。爲能知其計謀法律。乃行軍遠大之道。平素必精求其理。預爲戒備而不敢輕忽遺忘。蓋詭詐殘酷。皆狃近小之見。而臨時無備。或貽疏略之失。皆非用兵之所貴也。

橫渠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肉辟。卽書所謂五刑是也。漢文帝時。始罷墨劓荆宮之刑。止留死刑。橫渠欲取死刑中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亦庶幾足以寬民之死。過此以往。又當念教化無術。民心渙散已久。故多犯法。亟思所以正其本。不徒有以緩其死而已也。

呂與叔撰橫渠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此見井田之當復也。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命不苟。慨然有志。欲復三代之治。以爲三代之所以治者。根本只在井田。故論整理人民之先務。未嘗不以井田之經界爲緊要。嘗曰。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此語誠切當不易。蓋經界正。然後田業無紛爭之病。若不定其經界。使民貧富不均。而教養俱壞。雖欲矯言致治之道。皆是苟且而已。豈足與語至治之要乎。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服。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世之病井田之治。以爲難行於今者。大抵以今日之田。多歸富人。欲行井田。勢必奪之後可。故不能無所阻。不知此法一行。處處均平。悅之者衆。苟處之得其道。期以數年之間。不用刑罰一人而便可復矣。所病者特上之人未有實心爲政。決然行之耳。豈眞有妨於富人而不可行哉。張子思治之切。乃更立一言曰。縱井田之法不能行之天下。然有志之士。猶可卽其美意驗之一鄉。於是欲與學者議古井田之法。共買田一所。經畫爲數井。聚數十家以分耕之。上不失公家之賦稅差役。退則自以其私地正經界。分屋宅里居。立收斂之法。廣積儲之備。興學校於其中。敎之使成禮讓之風俗。因之相親相愛。可以共救菑患之至。相率敦其本務。抑其逐末之思。如是足以推見先王之遺法。明示當今以井田

之可行而無難。此皆先生卓然有志復古。惓惓不忘者。惜乎未就而賚志以沒耳。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民不敦本則浮華逐末。皆足以爲治之病。風俗既漓。家鮮孝弟之行。邑無禮讓之化。不有以善之。治道如何可成。故先生之爲雲巖縣令也。政事大抵以此爲先。其爲治可謂知所重矣。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月吉。月朔也。會高年而親爲勸酬之禮。所以風示老老之典。使民知所尊也。問民疾苦而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所以明親民之情。使知官長之以教化爲重也。如是而民安有不遷善而遠罪乎。

橫渠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衣服飲食難爲得一。此言宗族異宮。正所以善全其睦族之情也。古者族大人衆。則所居之宮有東西南北之分。異其宮室而同其財用。此禮亦可行於今。夫古人之異其宮者。其思慮深遠。自目下論之。迹似於疏。不相親愛。以其實言之。必異其宮室。乃得猜嫌不作而久益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嗜好各殊。豐儉各異。飲食衣服。晝一爲難。惟異宮而處。故彼此不至於相形。使同宮合居。則爭怨之端漸起。而親愛之情反有不克終者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此言諸父異宮。正所以得盡其爲子之情也。諸父雖同一本。親疏原自有分。惟異宮乃使

爲子者得伸其愛親之私。私則不必使人共知。故異宮者所以避之也。使子不致其私於父。則子職有虧。不得成爲子。此古人異宮之制。正所以曲盡夫人情。若居必同宮。則叔父伯父皆所當愛。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獨受其子之厚於心必不安。又烏得而當之乎。蓋諸父皆在所愛。情之公也。其父獨在所厚。情之私也。子誠能盡其私。則合乎天理人情之至。當而亦不害其爲公矣。**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此言父子異宮。因其分而有殊也。父與子亦異宮者。自一命爲士等而上之。其位愈貴。則分制亦愈密。蓋愛親之心。原人子之所同。而爲所得爲。又宜隨在而自盡也。**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此又言異宮之制。不同於異居也。蓋所謂異宮者。猶今世之有逐位。非遂分析而居也。夫異宮則得各盡愛親之情。不異居則不失其敦倫之意。仁之至。義之盡。其兼得之矣。○此下三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田有定分。豪強不得以兼幷。自各得其平。治天下之法。使不由井地。則田里不均。游惰姦匿不軌之民。得容於其間。而不平甚矣。詩曰。周道如砥。正言其均平也。此井田之制。聖王所以均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匹夫匹婦各得其所。爲治者可不法乎。

橫渠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之法。聖人所以制天下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之。大小相制。內外相維。自黃帝堯舜迄於三代。皆因之而不變。故欲行井田之制。終歸於封建。其勢乃定。蓋國有定君。君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此與上條合觀之。張子經濟之學。可見學者其深玩焉。

近思錄卷十

政事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此程子疏中之語。見人臣告君。當積誠意以感動之。爲講官者。不可兼以他職也。夫鐘無心之物。而隨擊而應。若可以心通之者。如人懷怒心以擊之。則鐘亦應之以武毅之聲。而有怒意。人懷悲心以擊之。則鐘亦應之以哀慘之聲。而有悲意。是何也。眞誠之意有所感。雖金器亦可以入也。告語於人者。其誠意之感而善入。亦若是耳。此古人所以必宿齋豫戒以養誠心。而後敢以告君。亦欲善其所以感之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伊川言臣前後兩次進講君前。當其未進時。未嘗敢不宿齋預戒。外潔其身。內潔其心。沈潛思惟。以靜存誠敬之意。覬望有所感動於上心。庶其言易入也。若使不專其任。兼委他政。營營焉謀計職事。紛紛然役其思慮。則心無積誠。待至進講於上前。然後斟酌善其辭說。徒

欲以口頰脣舌感動於人則其所言取辦一時無精誠之積亦淺之乎告君矣安望言之能入乎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頗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匈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此言臣之奏牘當以愛民爲急時勢之說又其後著也有示奏藁者大要以民饑必致寇亂爲言伊川欲其得立言之本故爲書答之言觀公奏中之意專以民饑致亂其勢可畏據此爲主使人君聞之或知所警自我觀之不若以愛民之生爲先務言百姓之饑且將至於死亡其勢甚急其情甚可憫冀朝廷聞言而生哀矜憐恤之念則既有以動其本心之仁因而懼之以將爲寇亂之漸如此然後可以有益於時此不惟人臣告君之體立言有本固當如是卽以事理情勢論之亦宜如是之有先後緩急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蓋公方以民饑而爲求散財於上以活之若能祈之以愛民爲心則君知民之當仁愛自輕視財而重視民財之發也自易苟第懼之以寇亂之利害則君存禦亂之計將謂惟財可以集事而欲儲財爲自保之圖而吝嗇意生財更不可求矣進言者可不計及此乎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此又言古人知本計而後世恃富強君子惟在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古之時能得乎邱民之心則可以得天下故民爲邦本此義甚重後世每欲以兵節制乎民以爲雖不得民民亦無奈何第欲聚兵之衆非糧不可於是欲恃財以聚衆若財旣聚便謂有所恃而能長守其天下一言保民則目爲迂疏寡當之論世俗相沿久矣惟當竭其誠意感動上心冀其知民疾苦有以發其不忍人之本心而已若區區以將亂激之恐無以開其軫民之思而益

以堅其聚斂之謀也。
爲事者當知所重矣。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此見明道爲政之善也。明道爲邑令時。凡所以及民之事。皆衆人所謂世法所拘。不可行於今者。然明道爲之。未嘗過亢以大戾於法度。而衆亦相忘而安之。不甚有駭異之見。此而謂明道已得伸其志而大有爲。則不可。第就目前論之。求其少補於治。則比今日之爲政者過之遠矣。人雖異而視之。亦不至指爲狂妄而無當也。至謂之狂妄無當。則將大爲駭異。不能一日安矣。然人之於明道固不爾也。可見王道不遠乎人情。而政教未始不可行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人之不肯行先王之政者。多諉爲當今之世。若太執古。必至不容於時。不知我盡其當然誠心爲治。人亦未必不容。若果不容而後去之。不失其在我之所守。又何嫌而不肯爲乎。

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見實心愛物者不可有所諉而不自盡也。爲官便當以愛物爲心。愛物則隨時隨處皆能見惠。即如一命之士至卑也。苟存諸心者。實能慈愛乎物。則欲與衆而惡勿施。其於人也必能實有所濟。然則爲官者。何人不當以愛物存心。而存心愛物者。又安得曰我位猶卑。未可以有爲乎。

伊川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

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此釋易訟卦大象之辭也。訟之卦象。天上水下。其行相違。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不一。安能無上下相違之時。故必有爭訟之道。既不能免於訟。當先有以絕訟之端。故凡所作爲之事。必於未爲之始。謀之使盡善。能謀其盡善。則興訟之端已絕於作事之始。而訟之弊亦無由生矣。夫最難無者訟也。而實得諸謀始之道。則其義可謂廣大而無以加矣。天下何者爲興訟之由。大抵交結契券之事爲多。若能於初致其謹愼。求其明白。所謂謀始者。卽此類是也。而訟亦不禁而自絕矣。

伊川曰。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此釋師卦九二爻義。以九居二。在師之中。一陽統乎羣陰。爲師之主。以陽居陰而又得中。故爲恩威並行隨宜制勝之良將。蓋在師之中。恃權專制。則失爲下卑遜之道。不能專制。則威不立於闔外。而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辭曰。在師中吉者此也。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又卽所謂得中者申言之。二之所以得中而吉者。何也。凡行師之道。紀律固在於嚴。然必有寬洪之意以行之。將卒一心。乃爲善也。情意固當懇惻。然必有約束之令以肅之。步伐不愆。乃爲得也。能使威和並至。則得剛柔相濟之義而吉矣。

伊川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世儒好爲附會之論。以爲周公之勳勞。不比常人。夫惟能爲衆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以周公而用天子禮樂。似不爲過。伊川嚴辨之曰。爲是論者。皆不知人臣之

大義者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當爲周公之事。周公之位乃人臣之位。周公之事亦人臣之事。由其位而有其事。凡其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非於職分之外有所加也。在周公亦不過自盡其職之當然耳。人不能爲者。不能盡人臣之道也。爲所當爲而又用所不得用之禮樂。其非人臣之道則均也。故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其非周公之志亦明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易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享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此釋大有九三爻義。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當大有而能忘其私以奉上。故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其富盛。雖因天地之運。無非天子之澤。必出其所有而用享以通於天子。若謂我國之所有。乃爲天子之所有。而非己所得私也。此人臣公爾忘私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小人昧於公私之義。貪鄙成性。使之處大有之時。則專擅其富有之入。以爲一己之私。不知己固天子之臣。正當致其身。公己以奉上。乃爲人臣之當然。此豈貪鄙之小人所能乎。故曰小人弗克也。

伊川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此釋隨初

九爻義也。人心之私。凡有所從。多出於所親愛之人。蓋常情溺於所向。每不加察。愛之則不問其所爲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是。惡之亦不問其所爲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非。故妻孥所愛者也。凡有所言。雖出於失。而往往多從之。至於所憎者之言。雖出於善。亦以爲惡而不從也。夫從違自有當然之理。苟徒以親愛之故而隨而從之。則祇是私情之所交與。豈合乎是非得失之理正。故隨之初未有私主。若能出門而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蓋人能忘好惡之私。以合於是非之公。則擇善而從。集益之功。豈淺鮮哉。

隨九五之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伊川易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釋隨九五小象之義也。言隨五之孚於嘉吉。而象謂其位正中。何也。隨之道以得中爲善。己得其中。乃能孚人之中。嘉者。中也。隨之所防閑而不可失者。恐其過也。過則不中。蓋人心既有所悅而隨。則易繫於一偏。偏則不自知其過矣。五所以能孚於嘉者。以其中正而不偏故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伊川易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此釋坎卦六四爻義。樽酒者。一樽之酒。簋貳者。二簋之食。用缶。以瓦缶爲器。質樸之極。所謂約也。喻人之忠信善道也。牖。室所受明處也。伊川言坎四之辭。乃言人臣欲以忠信之心善道之術。固結於君心。必自其君心所明白之處而開導之。則聽從自易。而吾言乃能入而格君之心。此人臣進諫之善術也。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承上文所明處而言。人心大約有所蔽處。亦有所通處。蔽者氣拘物累。遂至於昏。而通者本體之明。未嘗或失。乃其所必有者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以

究其量求信吾言則易爲力蓋其理之所不味者易使之通曉也故云納約自牖人臣能如是以告君則隱而善入聞者足戒而言者無罪雖艱險之時終能有濟而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此卽納約自牖者而反覆言之也蓋人臣於君誰不欲開其所蔽而蔽豈易開乎且如君心蔽於荒遊佚樂勢固不得不有所諍然唯其有所蔽故至於荒樂若是苟不思善啓之雖盡力詆諫其荒樂之非義其如言之不能感動何必也於其所不蔽之事爲之開陳其是非邪正然後推類而連及之則旣明於此便有通於彼而能啓悟其心使之知返矣自古能諫諍其君而相與有成者未有不因其一節之所明而納之以歸於正道者也故納誨無術徒恃其訐直不屈强勁不屈者率多觸犯而取君之忤而溫柔渾厚明白辨析以善其規諷之道者其說多聽從而得行其志豈非納約自牖之明驗乎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此又推納約自牖之義以通於教也蓋凡心之明處易通非惟告於君者其道當如此卽推之設教之道亦自有必然者夫教之術豈漫無所因而教之哉必就其人之有所長處而啓發之故其教爲易入所長者卽其心之明處也從其心之所明引而入之了然不惑然後推類以及其餘使之亦皆曉暢而條達此卽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成德者因其德而成就之達財者因其材而通達之皆就其明而通之也教者如是餘又可推矣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伊川易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

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矣。此釋恆初六爻辭及小象之義。恆之初六。所以言浚恆而戒其貞凶。而象又謂其始求深。何也。蓋初六陰柔居下。而四爲正應之爻。其必應者。理之常也。但四以剛性居高。震動上行而情不下接。又爲二三兩爻所閒隔。其應初之志意已異乎平常相應之道矣。而初以其巽入之情。乃求望之深。欲盡其歡。欲竭其忠。是徒知常理之應爲不可解。而不知人情之變已不可測也。如是則所求雖正。而期望太深。易生怨隙。故爻象皆謂其不免於凶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又以世之不善處友者。證浚恆之失也。故素。故舊之素交也。言交友之道。不可相求太深。世之責備期望於故舊素交之人。極其無已。而終至於拂情逆勢。致悔取吝而不能全者。皆深求於常理之中。而不知其過者也。亦浚恆而已。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伊川易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此釋遯卦九三爻義。當遯之時。便要果決而退。安可有留戀觀望之意。一或留戀觀望。則敗名喪節。病痛百出。不危何待。故占者所深戒也。伊川言係戀之私恩。沾沾然以要結爲意。此乃懷念小人女子之道。如僕妾之輩。稍示以眷戀。或能得其歡心而用之。故以畜臣妾則吉。爻辭亦非教人畜臣妾也。明此意餘無可用。惟畜臣妾或不妨耳。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此又卽畜臣妾之占而反之。以見係戀之私。無一而可。蓋小人雖或可以恩結而近之。則不遯。果其當去。亦必決然去之。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必以係戀者貽姑息之悔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伊川易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

異。此釋暌卦大象之辭。暌之象上火下澤。水火合體而性不同。君子觀火澤之象。凡事不故爲立異。而亦不混然從同。故以同而異。伊川嘗。聖賢之處世。總以理爲衡。在人理之常若綱常倫理之大。共日用事物之固然。君子莫不與人大同而無忤。至於世俗所同者。或風俗之流弊。好尚之偏私。則有時毅然持獨異之見。而不從俗以傷義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此言異同之見不可偏主也。天下之理本出於同。然若先立己見。必欲立異以鳴高。而不能大同者。此乃悖亂常經拂逆義理之人。其乖戾甚矣。然天下之理。又不容以混同。若不求其是。只思與時爲俯仰。此又隨乎流俗相習爲非之人。詭隨亦甚矣。聖賢之道。要在與人同其道。而不至於流。又能異乎衆人之所爲耳。然其異也。乃所以爲同也。

伊川曰。暌之初九。當暌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此釋暌初九爻義。暌之初九本無正應。徒以陽剛同德有相與之誼。然當暌之時。小人乖異而不相合者亦至衆矣。若盡棄絕而不與之交。不幾盡天下之人皆相率而仇怨於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容寬宏之量。致使小人有戕害之意。是取凶咎之道也。又安能感化小人使悔其不善以歸於善。而於我有相合之一日乎。故必稍示優容而見惡人。使知君子未嘗不可親。則可無嫉惡太嚴之咎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蓋頑惡雖當不齒而悔畢或有同心。惟絕之太過。則彼亦將果於自棄耳。古之聖王。曲盡人情。善爲挽回。所以能化奸惡凶暴之人。使之回心嚮道。轉爲善良之行。革仇讎抗敵之輩。使之納款輸誠。樂爲臣民之歸者。由於自新有路。弗深惡而痛絕之也。

伊川曰。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此釋睽九二爻義。人臣欲出而濟睽。當先得乎君而後可以有爲。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能孚合。則身居下位。祇宜竭其股肱之力。盡其忠敬之誠。期使吾君信其才之可用。心之勿欺。庶幾有一心合德之日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人君求合於君。亦非易易。必也積其至誠之心。以感動之於內。盡其勤敏之力。以扶持之於外。講明義理之所以然。以致吾君之知。杜絕其遮蔽惑亂之端。以誠吾君之意。如是宛轉奉承。無事不盡。無念不摯。然後可望其有合也。故爲遇主於巷之象。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所巷。未失道也。此言人臣求合於君。原有當然之理。而非邪媚之小人所得藉口也。蓋爻辭所云遇者。乃從容積漸以有合。非枉屈其正道以逢迎君意也。所云巷者。乃委婉曲折以相通。非偏邪險僻由乎小逕之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巷者。猶未失乎人臣格君之道也。若營竇以進身。阿徇以爲容。則非遇主於巷之道矣。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伊川易傳曰。不自損其剛直。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此釋損卦九二爻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損其名節。委曲以干進。而君實受其益而不知。伊川傳曰。人臣出圖吾君。惟不自損其堅剛貞正之德。則能砥廉隅。助雅化。有益其上。雖其不能承順君志。若無所益。而其不自損者。實乃所以益之也。若失其剛貞之德。而務爲柔媚容說。在己既自損以求進。在君亦若樂得而用之。而驕君之志。逢君之惡。適足以損之而已。又何益之與有。

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

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夫誰非人臣誰不求益於君。然欲益君。非可以損己者爲之。所謂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乃世之愚昧者流。不明於致君之大義。往往有人爲其事上雖無邪辭之心。而止知竭一身之力。以順主上之意。謂此卽是盡忠報國之道。殊不知徒以趨走承順爲恭。其自輕也甚矣。自輕者安能有濟於君。若是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者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伊川易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上下皆有咎也。此釋益初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初九當益下之時。受上大益。當大有作爲以爲報效。必大善而後得无咎。故象曰。元吉无咎者。以在下不當任厚事。既任厚事。則必如是乃可塞咎也。伊川傳曰。在下之人。本不當受上厚益之事。厚事者。責重任大之事也。其處之而不辭者。以爲在上所任。不容辭也。既不容辭。則所以當大事者。必展其經綸。宏其才智。能濟乎大事而致大善之效。乃爲无咎。蓋能大其作爲以著大善之效。則在上者任之可謂知人之明。在己當此隆遇。亦有勝任愉快之美。不然。上爲誤用。下爲虛聲。皆不能无咎也。

伊川曰。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此釋革卦彖辭。易卦未有言悔亡者。惟革彖言元亨利貞悔亡。伊川曰。革非得已。必人信之而大通。得正其悔乃亡。此革而有益者也。若革而無甚益。人必以爲紛更之病。猶有悔也。況一變更而多滋煩擾。反有所害者乎。此古人所以重於改作。而不敢輕易以從事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伊川易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此釋漸九三爻辭及小象之義也。漸之九三。過剛多失。惟利於禦寇耳。伊川傳曰。君子之與小人相近也。自守不可不嚴。故必以正。然此豈惟君子一身自完全其在己之正而已。亦使小人因我之正。不能相混。知所自持。以不陷於非義。如是乃以大順之道相爲保全。以禦止其惡也。其利雖在君子。實亦在小人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易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此釋旅初六爻義。旅之初六。陰柔居下。當旅之時。凡事過爲瑣屑。斯其所以取災禍也。伊川言陰柔志卑之人。見地不朗。度量不宏。處旅境困苦時所爲鄙猥。其志瑣細。其行無所不至。此乃其所以致悔吝羞辱。取災禍之端也。君子觀此。所當略細故。存大體。使志意高朗。善處旅之道也。

伊川曰。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此釋旅九三爻義。旅之九三。過剛不中者也。凡事皆不可過剛。況在旅時乎。在旅而過剛。則泰戾之氣。必爲人所尤。過剛而自高。則驕矜之色。必爲衆所忌。其致困辱災禍者。必然之道也。然則謙遜而下人者。其於旅爲無傷矣。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伊川易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

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强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此釋兌上六爻義。兌之上六。以陰柔處說之極。牽引其說而不能已。象曰。說當其可。則爲光大。徒爲牽引。未見其光也。伊川言凡人之情極則當止。今說既極。又引而長之。不能有所限制。雖其所以說之之心。不肯便已。而事理之可說者已過而無餘緒。實亦無足說矣。夫事當盛大之時。則有光輝可象。既極矣而勉强引之使長。故作無端之說。其無意味而可厭甚矣。豈有光輝之可仰乎。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伊川易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此釋中孚大象之議。中孚之象。上巽下澤。風感水受。貞信可通。君子體此以詳議犯罪之獄。寬緩其當死之刑。伊川言獄者天下之大疑也。出入卽關輕重。君子之議之。惟務盡其忠心。而不敢苟簡以至於冤人。死者刑法之最重也。頃刻卽關存亡。君子之決之。惟務致其惻怛。而不敢躁急以貽輕易之悔。夫天下之事。何在不當盡吾心之忠。而至於議獄緩死。則所關最大。尤所當盡心者也。

伊川曰。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此釋小過大象之辭。言事原不可或過。至有時而當過者。所以從權而爲隨時之宜也。然亦祇可小過。豈可甚過乎。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小過。所以猶可。若大過而爲足恭。爲滅性。爲鄙吝。則不可矣。所以小過猶可者。謂順乎時宜。不妨於過也。過而能順乎時義之宜。是謂得中之權。所以爲吉之大者也。

伊川曰。防小人之道。正已爲先。小人之於君子。志趣不同。而行事遂分。本有妨害君子之意。不可不有以防之。然防之之道無他。只在正己而已。己既正。則在我無取讒之由。在彼亦無可乘之隙。故其他防備之道。雖當隨時知戒。而大要以正己爲先著。何以正己。存誠寡過。循分盡職。以無失此己而已。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此言聖人之心公平無欲。所以爲持身應事之本也。古今稱任大責重而當危疑之地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心。却是至公無我。未嘗有一點自私之見。是以爲進爲退。一以當然之道爲歸。而無財利物欲之端。足以蔽其心思而亂之。此所以爲聖人之心體。而後人莫得及之也。其處也。矍矍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處之地。而不失其聖也。矍矍。戒謹恐懼之貌。存誠者。志意無他也。蕩蕩。坦易明白之貌。言周公以大聖人而遭流言之謗。其居處也敬謹自將。矍矍然存恭慎畏懼之心。其自信此心之誠而無私妄也。蕩蕩然無瞻顧疑慮之意。所以內信於己。外信於人。雖在危疑之地。終覺光明正大。不失其爲聖人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又引詩以證周公之端重而正大也。詩之美周公者。言公之性情遜順而虛碩膚而大。故其赤舄之容几几然。進退安重。無不自得若是也。可見大聖人之處憂患無欲而存以恭畏之心。小心而出以鎮重之度。噫。此其所以爲周公也與。

伊川曰。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此見使臣非無當務之急也。使臣奉命而往。所重者固在使事。而一路長征。虛閱歲月。豈無使臣所宜留心之處。是必於所過地方。採察風土民情。求訪賢人君子。庶幾周知風俗之不同。斟酌衆論之盡善。而周旋應對間。亦足以補其不逮。而不辱乎王命也。故使臣雖無兼權。而必以二者爲大務。亦可知人臣循分稱職。無時無處。不當盡心如此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此見明道立心忠誠公普。故其論事和平。待人懇至。無人不聞而生感也。先生嘗與吳師禮談論王介甫之學所差錯之處。未嘗不盡其忠告之意。故更謂師禮曰。可爲我將所談之說。盡述而通之介甫。言我之所論。亦未敢自信以爲一出於道理之是而無可易。如介甫有說。欲辨質是非。願更以其說往復折證。此乃天下公共道理。原不是彼私的。亦不是我私的。果能講明辨別以歸於是。彼我皆當有益。若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總求得益耳。非欲爭勝也。似此和平之語。雖介甫之執拗。亦安得不服乎。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司竹。司竹木之任也。張天祺在司竹時。常愛一卒長。任用之。及將移任交代。親見卒長盜取筍皮。遂以法處治。無少假貸。至其罪已正。天祺待之復如初時。略不介介於意中。其德量和平如此。可見天祺之自治其性情者已深。故能不以溺愛流爲姑息之恩。又能不以遷怒存其涪灪之見。喜怒幾乎中節矣。

明道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明道因與人論口將言而囁嚅一句云。如此情狀。最是不濟。所言只論該不該耳。若合開口時。雖要用他頭。如荊軻於樊於期事。也須開口直說。何故作囁嚅不開口之態。承上文當言則言。須使人聽其言嚴厲。有不可犯之氣。蓋樊於期事非理之正。特借之以見至難言者猶言之耳。理明義直。無不足於內。合開口即據理言之。方成箇大丈

夫辭氣。彼嘵嘵者何爲乎。

明道曰。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見君子之學必求有用。非徒事佔畢而無當也。蓋學所以明理應事。須是就事上學。最爲親切。如易蠱卦大象言。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二者皆修己治人切要工夫。然必習熟既久。有所眞知之後。方能振之育之。則卽此是學。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乎。此二句。子路所見斥於孔子者。然子路欲以事爲學。則天下無躐等漫試之理。固是強言。明道以學問而論。則卽事是學。而道理自有閱歷愈進之境。又是正論。非可一例觀也。

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此言急迫非所以處事之道也。先生見一學者慌忙急迫。殊少從容之意。問其故。曰。欲料理幾處人事之繁。故不得不爾。明道化之曰。某非不欲周旋處置人事者。然處之必有序。應之自有節。從容料理。亦足了人之事。曷嘗如賢輩著急迫如此也。此不惟性情有所未安。卽事體亦當有錯。然則先生之應事從容。可想見矣。

明道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安定。胡瑗字也。嘗爲湖州教授。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教學徒。故其門人皆知明體適用之學。沈潛於經義便是稽古。實體於治事便能愛民。稽古愛民者。政事之根本也。安定之門人既能知此。則其教成矣。於此從政。何難之有。明道蓋實見其門人多有如此者。非虛譽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此見朋友之誼。當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言也。明道之門人有問曰。吾與人同居。若明見其過而默而不告。則於吾心有所不安。然告之而人不聽。吾言不受。吾規言者聽者。俱難釋然矣。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則爲親熟之交。而不肯告之過誤之事。非盡心交友之道也。然告之亦自有所以善其告之之方耳。要使眞誠之意。彼此交通。在於未出言之前。則此心相諒已久。一言出而吾友亦信其無他。受之不逆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且眞誠之意。非徒積於言先也。并當使此意充積極盛。方爲無憾。故又曰。責善者朋友之道也。要使此心相孚。實意常覺有餘。而所告之言。乃是不容以已。常若不足。則言者重而聞者感。於人有聽受之益。而在我無見疏之辱。斯爲善矣。

明道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居一官則有一官當盡之事。所謂職事也。若欲求免其事。則必巧爲規避之術。在爲之者方自喜其用心之巧。而不知其不可也。職有未盡。則爲曠官。事或旁諉。則爲不誠。勿論其不可倖免。即使免焉。此心何以對上下。比之溺職。其情更可惡矣。可不戒哉。

明道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此見士君子立言宜濂輕薄之戒也。好言人過。已非忠厚之道。況大夫者。天子所命以父母是邦者也。居是邦則有尊親之誼。其所云不非者。有不敢非不忍非之道焉。通其義。即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之意。既安分誼。亦存厚道。故曰此理最好。

明道曰。克勤小物最難。勤猶言謹也。小物。小節目之事也。大節所關。人多矜持。至於細行。則多忽略。能於此敬謹勿有過差。最是難事。蓋非存省功深。義精仁熟。動容周旋中禮者不能也。

明道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欲當大任者。人多取才。其實不如取德。故須是操行醇篤。立心信實之人。乃可以當之。蓋篤實則事不虛假。有詳審精密之識。氣能鎮靜。有堅忍不拔之操。故能克勝其任。鮮有敗事也。

明道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爲人言者。與人辨其是非得失也。以理爲主。反覆開陳以喻之。則其事易於曉暢明白。若以氣爲主。動多激烈以爭之。則彼亦將尙氣相加。反以招怫逆之病矣。是以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者。爲能言之人。而義理相孚。客氣咸消者。亦無不可以感人而使之悟也。

明道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此亦爲下不倍之義也。一王必有一王之法令。士君子居今之時。不安守今時之法令。便非尊王之義也。若論居官爲治之事。不出而爲則已。如復出而爲之。須就今時之法度內。斟酌便宜。處置得其停當。方爲合於義理。若以時制爲非。須更易改變而後爲之。則是自用自專。此意已爲倍理之甚矣。又何義之與有。

明道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此言上官須體念下屬。協心爲治也。今之爲監司官者。多自恃其權柄。不

與州縣官聯爲一體之情。爲監司專欲窺伺密察州縣之所爲。以苛求其罪。故爲州縣者。遂欲掩飾遮蔽。以瞞上官之耳目。是上下交相病也。然則爲監司者。不若推眞誠虛公之心。與州縣共襄政治。或州縣有所不及之處。其未至於敗壞。尙有可敎者。則從而敎之。其已錯過不可挽回者。可督責之以懲其後。至於始終蒙蔽。不聽敎督者。擇其尤可惡者。去一二人。用以警戒衆人。勿復如彼之所爲而已。若以察爲明。以刻爲公。非上下同心協力之道也。

伊川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敎人做。更責誰做。此警厭事者之非也。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也。奈何人有因事之多而惡之者。或者不察。以其所惡爲無可奈何之思。且相與憫之。不知世間事雖極其多。何一不是關係生人之事。既係生人之事。不敎人去做。爲問這些事。誰是能做。誰是當做。將更責備誰人使之做乎。

伊川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殺身皆足以成仁。舍生皆所以取義。而死之難易亦有不同者。如人有所感忿慨慕。遂至殺其身而不顧者。其死也。乃激於一時血氣之事。猶屬易能者也。至若分在當死。從容酬定。無激昂慷慨之迹。以死之所在。乃吾義所當然。恬然就之。以爲安者。此乃義理之勇。非天性醇厚學問精熟者。不足以與此。豈不難哉。

人或勸伊川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人之相接。自有當然之禮。因近貴而有所加。此側媚之態。豈伊川所肯爲乎。或人不知此義而以爲勸。先生亦難明言。第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反責以加禮。若以盡禮相責。則怨禮文未盡在己或不及知。猶可言也。以加禮相責。則禮有定分。原不容加。不可言也。恭禮至於盡。則亦已矣。豈有可加乎。有所加則非禮矣。此亦不惡而嚴之意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此見積誠乃服事官長之道也。或問縣中有主簿之職。所以佐令者也。佐令則當依令而行。或簿有所欲爲之事。而其令執己見不從。則奈之何。伊川曰。此亦無他術。只當以忠誠之意感動之。使之降心相從而已。凡今之令與簿所以不和。只是爭私家客氣之意。不知令是邑之長。有父兄之道焉。簿所以佐之。有子弟之道焉。若能以事父兄之道推而事之。事有過差則歸己之失。政有美績則必推讓其功。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懇之意以事長上。豈有不感動得人之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何患夫令之不可事而簿之不可爲乎。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此見器量之所關匪淺也。或問人於議論事理之間。大抵多欲直自己之所見。無肯存包含容受之氣者。此或未能養氣。故多忿爭而不能平否。伊川曰。固是爲氣所使。不能和平。然亦不盡關氣。總是度量淺狹。故只知有己。自覺己之是耳。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承上文量有廣狹而推本言之。以爲量由於識也。蓋凡人之量固出於性生。而大要亦隨見識而長。見地高一層。則度量亦廣。似一層。顧亦有識見則甚高曠。而度量偏不見其長者。究竟是識力所及。尙有影響之處。實於道理之無窮有所未盡也。

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此見識量必由養到而然也。大凡人於他事。猶可勉强見長。惟識與量。不可以勉强爲也。識未到。則其中之理。必不能了然透徹。量未廣。則偶有所觸。便不能廓然有所包涵。豈一毫粧飾不得也。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此言人之量各不同。而如其器以爲量。皆未離乎器者也。有江河之量。江河

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此又卽量之大者極言之也。離乎器而言量。則又有如江河之量者。江河之量亦可謂至大矣。然尙有涯涘可尋。是有邊際有時而積水多亦自滿溢矣。惟天地之量則無邊陰可限。故無滿溢之時。聖人無滿溢之量則亦天地之量也。聖人之所以與天地爲量者。道爲之也。常人之以有量見稱者。天資爲之也。天資有厚薄。則量亦隨而大小矣。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此言量有限必滿。因引古人之矜持不得者以爲證也。鄧艾三國時魏將。與鍾會入蜀。艾請從陰平由邪徑奇兵取勝。後以恃功爲鍾會所殺。謝安晉太傅。謝元其姪也。武帝時爲車騎都尉。率衆八萬擊秦苻堅。大敗秦兵於淝水。伊川言人之天資有其本量。既有本量須是有所限。大抵六尺之軀。一身力量只是如此。徒以軀體論雖欲不滿足不可得也。如魏鄧艾位至三公。年登七十。所處爵齒俱優。器量亦自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爲功所動。不免自恃以取禍。又晉謝安爲太傅。風度自重。聞其姪謝元已破苻堅。時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強自持重。及歸入門不覺屐齒之折。究竟勉強不得。何也。以其量有限也。然則如艾與安者。可謂天資之量而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是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又以醉人貴公子明矜持之量非可以言量也。人之量狹者。往往欲矜持以自廣。不知矜持卽是不能忘矣。如人大醉之後。心知不可放肆。故益自持恭謹。只此益恭謹之意。便是爲酒

所動。雖與放肆者敬肆不同。而其爲酒動心則一也。又如貴家公子地位益崇高。心知其不可驕慢。故益卑下謙退。只此益卑謙之意。便是爲貴所動。雖與驕傲者謙傲不同。其爲位而動心則一也。然則量之狹者。原自矜持不得耳。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天資之量固不可強之使廣。然量豈終不可學乎。惟知得道理無窮。此心亦當與道理爲無窮。則量不期其宏大而自然宏大。不待勉強而包涵之量自成。今人有所見日流於卑汚低下者。此無他故。亦是其識量不足。故只見及此。只安乎此耳。然則聖人自然合道。其與天地爲量者。固不易言。而求知乎道以擴其所見。則拘迫之量亦未必不可化也已。

伊川曰。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公者。天地之道而生人之理也。人能爲公。豈不是好。然爲之者只本其自然循其當然。便是公的道理。一著爲公之意。卽有所爲而爲。便是私心矣。昔有人與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典選。典主選舉之事也。磨勘。研磨勘驗其舛錯也。言昔有人典主選舉。其子弟應舉者。該磨勘其舛錯。典者以其爲己之子弟。理之恐是涉私。因避嫌而不爲理。伊川以爲此著意爲公。乃是私心也。夫朝廷選舉。公天下之事也。子弟可選。爲之較正使無妨於舉。亦是爲公。若以我之典而避嫌不爲理。是以此事爲我得私去取也。是未能忘私心者也。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承上文避嫌卽私心而言。人又多以古時淳樸。人皆用直道而行。故不避嫌疑亦自行得。後世人心不直。每多疑忌。用此不避嫌之法。恐行不得。程子因決之曰。自是人無秉公之心。故怕人疑而避嫌耳。非無可秉公之時。必避嫌而後爲公也。

君實常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旣如此。顚雖有其人。何可

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司馬溫公嘗問伊川曰。刻有給事中缺欲升除一人補之。未知誰可爲者。伊川應之曰。當初若不言要除補。只泛論人材。却好直言其人。今既需補缺。頤心中雖有其人。可勝此任。亦何可明言。言之卽是私薦矣。君實尙未豁然。復言曰。只出於公之口。入於光之耳。別無人知。又何害於事。殊不知義有未安。雖無人知。亦不當說。況出口入耳。爾我明有涉私之迹。何爲犯之。故先生終不一言。此可見先生之一私不染也。

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此見執政當以求士得賢爲急。而聞過引咎。又以見持國之服義也。持國名維。韓忠憲公之子。爲宋門下侍郎。伊川言持國服義不自是。最不可及。曾一日與泛舟潁昌西湖。時范夷叟同在坐。須臾傳事之人言。有一官員上書。欲參謁見大資。大資者。持國官職之尊稱也。程子疑其有緊急公務。後方知是來求薦知之書。因詰之云。大資居高位。當以求賢爲急。却不能求人。乃使人有才不見用。倒來求見知於己。是甚道理。此乃伊川以薦賢爲國之公道責持國也。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伊川之責持國。正理也。亦公心也。夷叟又欲爲持國解脫云。只爲正叔太過於拘執。故爲此刻責耳。若論今世求薦舉書。亦平常所有事。何足深咎。程子更折之曰。吾所言者。不是謂薦書不可有也。只爲平日所薦不公。有當薦者。不求便不與。而來求者。欲結私恩卽與之。遂致人知求之爲得。故如此不憚求也。持國聞之。卽服其言。苟非慕義心誠。

安肯聞規自屈若是。故程子謂其最不可得也。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頗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

此見內重外輕。朝廷體統所當然。不可不謹也。先生因言今日在國子監供職。只第一件事體便做不得。監內吏人不識體統。便要押申詳轉運司狀。申者。自下奉上之義也。程子自言不曾簽押此申狀。蓋國子監自係京畿臺省衙門。臺省乃係朝廷內官。在外諸司有事。合行申詳之狀。在內臺省。無倒申外邊有司之理。只爲從前之人。只計較利害。遂以外司爲關係。不計較事體有尊卑之別。直得不識輕重。恁地押申。其實不該如此也。

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往不得。

言我之所以強欲爭此體統者。非無謂也。須看聖人爲政欲正名分處。是爲何。見得聖人道名分不正時。便至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思到是則名分所關甚大。若不正如何往得。故程子之爭重內輕外。亦所以正名分也。亦自然往不得也。奈何隨例簽押申狀。不顧朝廷之體乎。

伊川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世務者。當世之事務。如兵農禮樂刑名錢穀之類。皆是學者讀書窮理。是欲有用於天下。則世務安可不通。蓋天下事總是這些人辦。譬如一家有多少人。便當爲多少事。非我卽彼。原推託不得。若不通世務。不知其所學何事。從未有修齊治平不自格致誠正中來者也。亦從未有不能修齊治平而可以言格致誠正者也。

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引夫子之言而釋之。以見人凡事當思患而豫防也。夫子言人無久遠之思慮。必有迫近之憂患。程子言所以謂必有遠慮者。蓋以人之思慮當在所事之外。方能整暇而無輕忽之病。若事已迫則神不寧。亦不能善其思慮矣。近憂之必有。不待言也。蘇氏謂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饒氏謂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同是此意。

伊川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之於人。無處不是忠厚之意。即以責人論之。其用意常多寬緩。便見得聖人只欲其事歸於正當。無欲顯暴人過惡之意也。能改即止。豈有責人無已之患乎。

伊川曰。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此見居官者當盡其所可爲。不可以不得爲一概諉之也。如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如古井田之法。阻於時勢而不得爲。然止此一事耳。其他在法律制度之中。儘有利於今無阻於時。而皆甚可爲者。特患人無實心爲政。多諉之而不爲耳。可勝慨哉。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四字。視民如傷。孟子所稱文王者也。作縣者能存得此意。愛民亦甚矣。故先生作縣時。凡所嘗坐之處皆書此四字以自警省。嘗自言曰。顥每時常慚愧見此四字。蓋其心乎愛民。猶覺未能視之如傷也。推此心也。其即文王之心乎。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人情多好言人短。即於論前輩亦然。不知屢言其短。不惟傷忠厚之意。在己亦未見有效法長進處矣。故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勸之

曰古人豈無長處汝輩欲論前輩不如且就其長處取之較爲有益也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媿屈此見明道之誠能動物也安禮劉立之字從幼爲程子所教養安禮言王荊公參知政事時議行新法改舊時律令天下言事者攻擊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內旨召赴中堂參議政事荊公方怒言事者以明道亦以言事之類嚴厲其顏色以待先生從容言曰天下事乃天下公共道理非一家自私之議論願公和平其氣以聽天下公言勿先存怒氣使言者色阻也荊公聞之爲慚愧屈服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爲官當以親民爲要臨之以威則民隱不得上聞惟以寬臨之使民有不得已之情各得自輸陳於長上之前而冤抑者鮮矣民間之利害亦靡不盡達而可以行其興革之道古人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之謂也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爲上之道固在親民而吏或作弊爲奸安可不有以御之安禮故又問御吏而明道曰御吏亦不在於刑罰之嚴與訪察之密也己能不貪不虐而所以自持者正矣則以此御吏吏亦習見其上之正未有不遷善遠罪以赴官長之意以致政事之平者是乃所以格物也御吏之善術也

橫渠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爲

之。則能使人。此言使人之不易也。凡人之情。當其爲上。則發號施令。殊覺易爲。使之爲下。則奉命承旨。轉覺甚難。然究之事不親歷。人情何由體貼。不能爲下之人。便不能使下。何也。以其所爲之情僞曲折。我不盡知也。大抵欲使人者。常在其身前日已嘗爲之。凡所以趨承効力之數。輕重緩急。無不了然心中。則能斟酌使之。無所往而不當也。

橫渠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此釋坎卦彖辭。坎卦上下皆坎。有積險之象。然二五皆剛中爲心。全天德之剛。則不爲物欲所撓。有心亨之象。故行有尙。橫渠言雖積險之境。而處之者有一心苟處之而此心亨通不疑。則素其位而行。無非天理。雖極難事。亦必有濟。以是而往。自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又以水之趨下明心亨之理。今夫水臨萬仞之山。遇瀉落處要下卽下。無復凝結滯礙之在其前。而遲疑不往者。蓋以水原疏明洞達。可分可合。可止可行。不失其性故也。人之居心。惟知有義理而已。則此理無適不然。復何有遲疑迴避。所以無往不通達也。

橫渠曰。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宏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此見人之立心貴宏。宏則無怠惰羞縮之病。凡人所以不能自行其己之是者。於其事之所難爲。則怠惰而不能爲。其有異於習俗之事。雖屬易爲。而衆既莫爲。則自己亦羞愧畏縮而不樂爲。惟心中宏大者。則能不顧人之非議恥笑。我之所趨向。惟有義理之當爲耳。義理當爲時。視天下之紛紛。總莫能移其所行之道。尙何惰與羞縮之足云。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隋與

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又言惰與羞縮之害事也。蓋所爲雖異於習俗。然苟道所當爲爲之。人亦未必非而怪之。正以在己者義理未能實見得是。遂不足以自勝。則惰與羞縮終不能免。每至自棄耳。夫惰與羞縮之病。若能消去。則義理之心便有充長之勢。此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者也。若不消則病根常在。意思間齷齪猥瀆。無由作得事體。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又以氣節之士明義理之當爲則爲也。在古氣節之士。如忠臣義士之勇烈。恆冒死以有所爲。其爲也於義或未必中乎。當然之則。然奮然爲之。非有志氣節烈者莫能如此。況吾既於義理明白自信。則心安事當。何所憚而不爲。欲行己者。尙其發憤而爲雄乎。

伊川曰。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此釋姤初六爻義。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勢必盛。甚可畏也。象羸弱之豕。其誠意在於蹢躅前行。有不終止之勢。蓋豕方羸弱時。力未能動。然心未嘗忘所以動也。故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可不戒乎。君子之於小人。其當防微杜漸亦如是耳。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咸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按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閒隙。宦寺皆畏服德裕。不知豫防後來國事之重。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觀德裕之事。而陰柔之漸長。其當戒益明矣。蓋德裕當時處置宦者。徒知其帖息畏伏。無所能爲。至於小人屈於一時。志不忘逞。則此意德裕忽而不計。後來照管稍有不及處。則失其幾會而爲所中矣。豈不惜哉。可不懼哉。